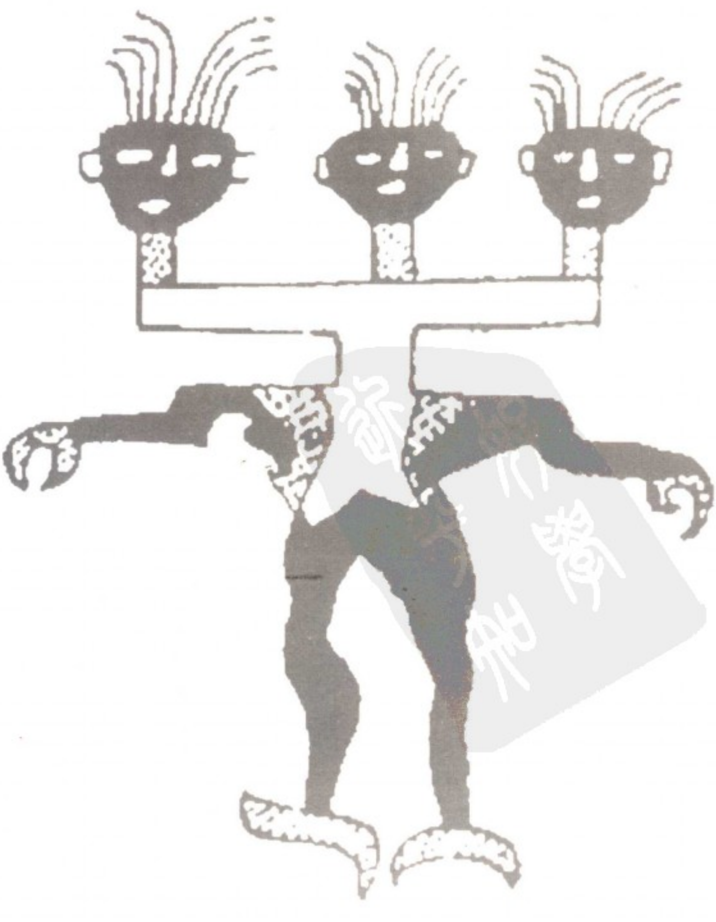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

宇宙起源

何新 著





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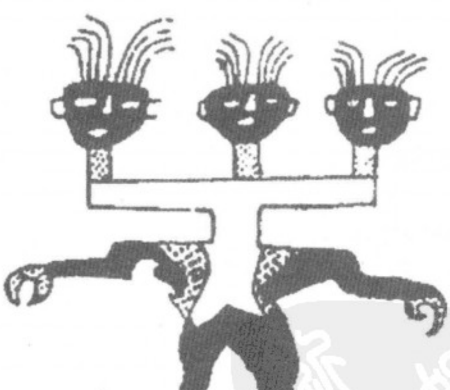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

——宇宙起源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 / 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楚… Ⅱ.何… Ⅲ.宇宙－起源－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Ⅳ.P15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20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9.5　字数：165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 千字
全套定价：680 元（15 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言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一件楚图文帛书。1944年蔡季襄发表《晚周缯书考证》,首次披露于世。

帛书楚图文原物曾有一个时期由J.H.Cox寄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u Museum),一度归国人戴润齐先生收藏(J.T.Tai)。1966年后归美国人A.M. Sackler收藏。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这件帛书有图有文,记录了关于天地开辟及宇宙起源的神话,关于楚民族始祖起源的故事,并记录了楚国的月历与民俗,极其珍贵。可补史籍之不足,又为曾被某些疑古论者怀疑的中国上古神话与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实物证据。帛书中谈到"熏气白气,以为其(效)",即阴阳二气之相交。谈到五木之精——"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即五行之精。因此,楚帛书也是关于阴阳五行哲学的一个重要早期文件。

但帛书原件残坏。前人摹本,脱误殊多。于楚帛书致力最多,研究推进最大的是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他曾亲自研读此物,并于近年出版了他的新摹本和原件的放大照片(《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据饶宗颐先生记述:

"楚帛书之原图,横18.5英寸,纵15英寸,每字约0.3英寸左右大小。

帛书面上有若干文字残迹,在'玄司秋'句之侧,似是从其他带有文字之丝织物黏上。经摄影后,附著之残文,如'君'字犹略可睹。

文中言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其四隅均绘有树木,原有颜色,已难审辨。但帛书中间,并无黄木痕迹。"

本书根据饶先生发表的帛书照片、摹本和图片,对楚帛书作了新的句读、考证和解释。我的读解与前人的读解和释义有所不同。作为一家之言,兹印出以供研究者参考。

此次新版,收入"《夏小正》考释"、"端午考"等我的几篇新著。

何 新

2000年6月14日

2006年6月10日再订

目录

卷一 楚帛书《创世纪》之译解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一件图文帛书，1944年蔡季襄发表《晚周缯书考证》，首次披露于世。

这件帛书有图有文，记录了天地开辟及宇宙起源的神话，并记录了楚国的月历与民俗，极其珍贵。可补史籍之不足，又为曾被某些疑古论者怀疑的中国上古神话与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实物证据。

帛书原件残坏，脱误殊多。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曾亲自考察帛书实物，并于近年出版了他的新摹本和原件的放大照片(《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

兹根据饶先生书中图片，重新断句并解读如下。帛书原文中残缺及难以辨读的文字，可推知者以“[ ]”标出，不可推知者以“[\ ]”标记。通假字用“( )”标出。释文不严格按照帛书原来的字形排印。如“亓”字排作“其”，“吕”字排为“以”等。

帛书内容可分三部分（甲篇、乙篇、丙篇）。根据内容，余命名为宇宙之创造、天地四时吉凶、月名及日忌。分别译解、考释于正。

楚帛书解译(之一)

[译文]

宇宙之创造

1. 传说:在古初有大能(龙)名雹虘(雹戏/伏羲),生于雷泽,居于睢(淮)水。其族号是又鱼(有虞氏)。

2. 那时天地间日夜不分,到处昏昏暗暗,一切都不见光明。唯有海水乱流,风雨大作。

3. 于是请求雹虘生化,……生出女子曰女皇氏。女皇氏又生子四人,让这四人治理天地,管理众星辰。

4. 发诏令曰:让禹(虫/重)和厉(黎),管理陆地,掌管九天运行的轨迹。

5. 于是禹和厉上下升运,从此山陵平安,于是命令河川归入大海,让阳气、阴气相交,布散山陵。

6. 但天地间仍然笼统昏漫,没有太阳的光明,而四神之子又互相争斗。

7. 于是神祖测量天地,建立了岁月,从此而有了四季的划分:长子名叫青阳,二子名叫朱目鼍,三子名叫凤凰難,四子名叫玄墨(玄冥)榦。

8. 过了千又百年,太阳神帝俊(夋)降生。这时九州还不通,山陵不安宁。四神相斗,反反复复。天体动撼。于是神祖送给太阳神以五棵神木: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及黑木的精华。

9. 于是(太阳神)炎帝命令火神祝融,率四神降临,平定三层天体,治理四方,奠定了大地四极。说:要给予宇宙(九天)大安宁,再无人敢冒犯天灵。

10. 于是帝俊启动了太阳的运行。共工遵照"禹步",十个太阳运行四季,……超时则制闰。四时流转不分离,百神、风雨、日夜有序。于是命令太阳运行,永不休止,而有黄昏,有黎明,有白天、有黑夜。

楚帛书新释(之一)

［原文］

宇宙之创造

1. 曰：故又(有)[1]能(熊/龙)[2](雹)戲(虚/戏)，[3]止(之/出)自［雷］霆，[4]尻(处)于㲋［\\］。[5]尺(氏)［曰］仳仳(有虞)。[6]

2. ［梦］［木(莫)］［明］毋(晦)。[7]梦(蒙)梦(蒙)墨(昧)墨(昧)，[8]亡(无)章(光)弼弼。[9]惟每(海)水［漉］(流)，风雨是(时)作。[10]

3. 乃取(有)虘(祖)犂(黎)，[11]［\\］(天?)子之子，曰女皇是(氏)，[12]生子四［\\］(神)。是襄(相)天埅(地)，[13]是各(格)曑(参/星)祡(华/辰)。[14]

4. 法(发) 逃(兆/诏)[15]：为禹(公/重)为万(厉/黎/离)，[16]以司堵(土)。襄(相)咎(晷/九)天步逜(武)。［\\］[17]

5. 乃上下朕(腾)运，山陵不肴(摇)。乃命山川回(归)晦(海)。[18]［命］熏气白气，以为其效(交)，以涉山陵。[19]

6. 泷汩涵(汗)澫(漫)，[20]未有明明(太阳)。[21]四神相戈(战)。[22]

7. 乃步以为岁，是隹(为)四寺(时)口(旦)。[23]侲(长)曰青榦，二曰朱目黽，三曰翡(凤)黄，四曰［溧/玄］墨(冥)榦。[24]

8. 千又百戢(岁)，明明夋生。[25]九州不通，山陵备(不)𢍿(谧/宁)。四神〔相戈〕，至于遉(覆)。[26]天旁(方)達(动)攼(撼)。[27]魃(馈)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

9. 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28]奠(定)三天，䌛(治)思(四)敄(方/服)。[29]奠(定)四亟(极)，曰：羽(兆)九天则大𢍿(谧/宁)，则毋敢蔑天霝(灵)。[30]

10. 帝夋乃为明明之行。共攻(工)禹步，[31]十日、四时，［\\］［\\］，神(伸)则(制/作)闰，[32]四［时］毋思(息)，[33]百神、风雨、辰纬乱(理)乍(作)。[34]乃逘(遣)明明以运，相［不］思(息)，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昼、又(有)夕(月)。

【注释】

①原字缺残，余疑为“又”。“又能”即“有熊(龙)”。《易纬乾凿度》：“黄帝曰太古，百皇辟基……始有熊氏。”熊龙二字篆体形近互通。鲧死后一曰化为黄熊，一曰化为黄龙。“能”字李零释为“𦤎”。实

际能、熏龙诸字,古文常相混用。熊古字异体作"竜",与龙之异体字同。昭7年《左传》:"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释文》:"熊作能"。异本作"黄龙"。《淮南·天文》:"其兽黄龙",《时则》:"其兽熏"。宣8年《左传》:"夫人嬴氏",公羊、谷梁作"熊氏"。熊、嬴音通,古读皆近"以"(古音亦近"乃")。《唐韵正》:"熊古音羽陵友",而嬴古音盈。有熊乃楚之先祖姓。楚先祖熊咢,即楚公逆,后人祀之,"作大雷鎛。"熊、咢皆是龙物。

②甲骨文雹字作"靁",象雨雹之形。帛书此字从雷、从勹。(当读包。《说文》段注:"包当作勹,浅人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金祥恒谓即雹之异体。

③雹虘,即庖牺,即伏羲也(金祥恒《中国文字》第28期)。《风俗通》引《书大传》:"伏羲为戏皇。"戏皇,即虘皇。《礼记·月令》:"伏羲一号黄熊氏。"《乾凿度》郑玄注:"有能(熊)氏,包牺氏,亦名苍牙,与天同生。"

④止、之反义通训,亦有出意。霆上字浅,疑为雷之残字。雷霆,即雷泽也。《书·禹贡》:"雷夏既泽。"《帝王世纪》:"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雷泽乃伏羲之出生地。

⑤凥,处也。处古音踞。据(繁文从处)仍存古音。蝦后字浅难辨。饶宗颐读"脽",谓即楚先祖所出之"睢水",可从。睢水即今淮水。今河南睢县,即古之睢郡,近新郑。《左传》昭17年:"郑,祝融之虚也。"脽,即睢字,又作"且",男阳具之名也。《说文》:"脽,凥也。从肉隹声。"脽/睢,雉,转语读鸡,今语犹为男阳具俗名。脽山、脽水,即睢山睢水。乃楚之先祖所出。《墨子·非攻》:"昔者熊丽始封此睢山之间。"《左传·哀6年》:"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孔子家语》睢漳记为沮漳。且,亦为阳具,社祭所祀物也。

⑥鱼上字残,依稀可辨读为"曰"。鱼下有重文记号。鱼鱼,即有鱼,即有虞(虘)。有虞,即舜也。《山海经》:"朝阳之谷,有神曰天昊。"亦即天姆,有虞转语。

⑦首二字残,参以下文,似为"梦木"残形。读如晦,疑似"梦木明晦",即"暗无明晦"之意。

⑧梦、墨字下均有重文记号。梦梦墨墨,即蒙蒙昧昧。《书·吕刑》:"泯泯棼棼",钱大昕读为"湎湎纷纷",亦"梦梦墨墨"转语,黑暗混沌之义也。《尔雅·释训》:"梦梦沌沌,乱也。"孙炎注:"梦梦,昏昏,乱也。"

⑨亡章弼弼:章,光也。弼弼,即闭闭,字亦作"闷",黑暗静谧。

⑩作,饶宗颐先生读为"於",不确。帛书中有"於",书作"于"。(第5行)

⑪虘犂(黎)。犂字难辨,或隶作"遅"。细审犂字形从牛,上从勿,虘犂,即重黎也。若释遅,则可读为"娲"、"娥"。亦备一说。

⑫女皇,即女娲。《地母经》:"女娲有神……补天门缺,号曰女皇氏。"(《帝王世纪》)。

⑬是襄天戋(地):饶宗颐读为"是壤而戋是各",释文及句读均不确。襄读为相,治也。"而"乃天之异文当释天。戋即地也。

⑭各读为治,治理。晛祡即星华,即星辰也。

⑮法原文作"𤅊",饶宗颐释为"法",不误。兆原文作"逃"。惟"法兆"当释为"发诏"。诏,令也。

⑯万,读为厉。

《尚书》伪《孔传》云:"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按《周书·吕刑》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伪《孔传》云:"重即羲,黎即和。"所以扬雄《法言·重黎篇》云:"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又按《国语·楚语》云:"昭王问于观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神民不杂。……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地。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史记·历书》及《自序》亦引此文)然司地者宜曰北正,作火正者非是。《尚书·吕刑》孔疏略引此文而加以解释云:"彼言主说此事。而《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即所谓育重黎之后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宗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由此可知阴阳家所从出的义、和是重、黎的后代,他们所以能受尧的任命,主办观象授时的事务,正因为他们都是天文学世家。

又按《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后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略见《国语·郑语》)。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大戴记·帝系篇》与此略异)。考《周书》及《楚语》都说重、黎为二人,故《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记蔡墨对魏献子称少昊氏有子曰重,为句芒木正;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火正。《尧典》孔疏即据此驳史公此文误。但《楚世家》《索隐》引刘氏说:"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之重。"下文《索隐》又云:"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自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重黎的名字虽然有点异说,但不管他是否黎或重黎,然而证之以上各书,那司天司地的二人中,总有一个是颛顼的后代,这是可以断言的。黎或重黎既是颛顼之后 ,由此可知楚之先祖也是天文学家的后代。

⑰咎天即九天。步逌,步武。《尔雅·释训》:"武,迹也。"步武,即足迹。

⑱回晦,即归海、入海。回,帛书作"囬",饶宗颐读为"四",不确。

⑲熏,或释为热(李零),或释为燥(曾宪通),商承祚、陈梦家释为熏。当仍以商、陈为是。熏气,即乌云之气也。熏、阴、云古音通。熏气即黑气,阴气。白气,阳气。阴阳交而万物生。白,曾宪通读为百,百、白通。曾后改释此字为"仓"气,似不确。

⑳浓汨,即龙钟、笼统。涵濶,即汗漫。

㉑明,原字作昌,乃日月合文,读为明。下有重文记号,明明,即大明、昭明、神明,均指太阳也。

㉒戈读为剋,斗也。言四时无序相乱。

㉓口读为旦。四时,即四季。

㉔《尔雅·释天》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曰白藏，冬曰玄英。汉郊祀歌：春青阳，夏朱明，秋白颢，冬玄冥。青榦即青阳。朱目鼍即朱明。鼍，龙也。翡，飞也。黄難即凤凰。漯墨即玄冥。

㉕明明夋生：明明，太阳，夋即《山海经》之太阳神帝俊。异读作“日、月生”。则，即均也。

㉖此字朱德熙释作“备”。何按：朱说可从。备读为不。𢘓，即恤，宁也。“四神”后二字缺残，疑仍读为“相戈”即“相战”。至于复，即反复、无休止。

㉗天旁动𢻹：旁读为方，大地亦称方。𢻹，即撼。天方动撼，即天地动撼。

㉘《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炎帝。”《左·昭17年传》杜预注：“祝融，高辛氏火正，居郑。”

㉙䜌，今字作“阇”，“治也”。(《说文》)思敄即四服，四方。

㉚帛书“羽”作“兆”。羽，假为“与”。

天灵，天神。

㉛共工禹步：“禹步”是一种巫术步法。禹步见《抱朴子·仙药》篇，记其步法是先举左足，三步九迹。杨雄《法言》：“巫步多禹。”《尸子·君治》：“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归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云梦秦简曰书》(十二月)：出邦门，可□行禹符。左行，置，右环，曰□□□□右环，曰：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车毋顾，上□。”田种《盗者》载：“行到邦门困，禹步三，勉壹步，呼曰：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古出行前有祭道神仪式，向路神祈祷，以保佑自身平安。

《山海经》：“帝命鉴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鉴亥，即王亥。

㉜伸，即延伸，过也。此句意谓过则制闰。

㉝思读为息。

㉞晨纬，即谶纬，星相也。《宋书》：“精气震辰纬。”

楚帛书《创世纪》解译(之二)

[译文]

天地四时吉凶

1. 但是还有日、月的盈缩之期,不得正常。

2. 春、夏、秋、冬悖乱,时暗时明,太阳、星辰游荡混乱。

3. 忽进忽退,游荡在草木间,没有常规……灾害天地,导致祸殃。

4. 又有彗星(天棓)出没,降临于各地。于是山陵阻遏,时枯时泄,非常悖乱!

5. 特别是每年八月,是大灾之月。七日,或八日,有雷电雾大雨。天上见不到星辰,大雨下不停。这就是"游(霪)月",润湿无法出行,直到一月、二月、三月,才"游(霪)终"。

6. 无所收获……邦国,这时的四月五月,是乱而有忌讳之时,缺水,天旱。

7. 岁星出现,西边的国家会有灾。如果太阳也作乱,更会有大凶灾。东边的国家也会有灾,……战争,为害于国。

8. 当岁星走后,要躲避,如果有灾害,会害于邻邦。要镇压五灾的流行,使草木人民得到收成。

9. 回复到正常……天灾,三个季节可出行。当隐匿躲避岁星时,三季混乱,要系绳(纪时)。在这个月,据此作为历书正时。

10. 十二年后,又有棓(彗星)。还须躲避。(彗星)是出自黄泉,土神也会逃逸,[灾害]将出作。上下界有凶事。太阳昏乱,星辰不明。太阳既乱,岁年也会[混乱],晴雨不守时令,没有常规。

11. 民众无知,建历法为其准则。不要惊动他们。以免三大恶,四大凶,扰乱天道(常),群神、五正,四时。

12. 灾害与吉祥显现,坏乱民生以五大政事,于是明敬天神,献享献命。懂得避忌,众神才会高兴。

13. 帝说:小心啊!不可不肃敬,若有天降尊神,要迎接!若有天降灾害,要小心!百姓敬而有备,以天象为准则,要注意天象,下民有所戒备!

14. 肃敬不可松弛!百姓不要[亵犯]……百神。否则江河会漫涌。如不诚敬,百姓祭祀不守信,上帝将降杀殛之刑!如果百姓有礼教,不相惊扰,不互相残杀,则凶灾降临,百姓也无事,岁星不作妖,祭祀顺从,则百姓少有灾难。祭土(社)之事,不要在凶日。

楚帛书《创世纪》考释(二)

[原文]

月占吉凶

1. 惟[\\][\\][日]月则绖(盈)屈(缩),不得其肻(棠/常)。

2. 春、頣(夏)、秌(秋)、冬,又(有)孛(悖)尚(常),明明、星唇乱遊其行。

3. 盈缩,(遊)①(失)[乱],卉(艸)木亡尚(常)[\\][\\],宎(妖)天埅(地)作豢(殃)。

4. 天梧(棓)牺(将)作②,荡降于其方。山陵其矍(遏),又(有)渊[大]泄,是谓勃(悖)勃。

5. 岁[八]月,灾月。七日,八日,[九日]又(有)电、雺(雾)、雨,土(上)不得其曐(星)帜,天(大)雨喜喜,是游月,闰之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谓遊终。

6. 亡奉[\\][\\]其邦。四月五月,是谓乱绍(结)。亡尿(水)[蓃/旱]。

7. 塱(望)[\\]岁,西域(国)有吝。女(如)明明既乱,乃又(有)兄(凶)灾③东域(国)又(有)吝,[\\][\\]乃兵,害于其王。旦。

8. 戊(越/阅)岁,悳(德)匿,④女曰亥(害)[邻]邦。所(锁)五宎(妖)之行,艸(卉)木民人以成。

9. 回浅之尚,[\\][\\]上宎(妖)⑤,三寺(时)是行。惟德匿之岁,三寺(时)[淆][乱],系之以素。降是月,以嚣(数)历为之正。

10. 惟十有二岁,惟(有)李(厉),⑥悳(德)匿,出自黄朏(渊)。土身(神)亡骒(逸)。止[灾]。[\\]同。乍(作)其上下,凶。明明虞(既)乱,星辰不同(炯)。明明既乱,岁年乃[\\],

---

①遊,李零旧释为逆。不确。此字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丙)"执之者遊之"。此句通行本作"执之者失之"。失古音读"佚",游、佚(逸)古音通,均有"失"之义。因知古文遊即"遊"之楚写。

②棓天,彗星。汉书天文占引甘氏:"不出之月乃生天棓。""要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

③灾字帛书缺形作夬,参上文"八月灾月"灾作宎可推知。

④《说文》:匿,亡也。

⑤宎,训为妖。此字亦见于战国玉桉铭"行气宎(谣)。"

⑥惟李,惟,有,李,厉。李,理。厉,太岁也。火星荧惑。

寺(时)雨进退，亡(罔)又(有)尚(常)亟(恒)。

11.㤅(众)民未智(知)，历以为则，毋童(动)群民，以[\\]三亟(疾?)贾(恶)，四兴兄(凶)，以[乱]天尚(常)、群神、五正、四[时]。

12. 尧(妖)祥建亟，褱(坏)民五正。乃明其神是享、是胃。悳(德)匿，群神乃悳(德)。

13. 帝曰：彝(惕)[敬]之哉!毋弗或[有]敬。隹天乍(作)福，神则各(格)之。隹天乍(作)(灾)，神则惠(坏)之。民敬[①] 惟(有)备，天像是𠛬(则)，成惟天[羊](祥)，下民之祴(戒)。

14. 敬之毋戈(克)，口(旦 / 惮)。民勿用[\\][\\]百神，山川𩾃(漫)浴(涌)，不钦[敬]行，民祀不𧦝(信)，帝将彝以乱[逆]之行(刑)。民则又教，亡又(有)相尤(扰)，不见陆[陵]西(夷)，是则兄(凶)至，民人弗智(知)。岁则无䋮(肴)，祭祀则从(顺)，民少又(有)[灾]。土(社)事勿从凶口(旦)。

① 朱德熙释民为住。

楚帛书《创世纪》考释(之三)

［原文］

月名及月忌

(1)取于示

曰取。乞(鳦)则至。不可以[塱]杀。壬子咨(丙)子凶乍(作)。[亦\宜]北征,衙(率/帅)有咎。武司[\\]其敽(败)。口

(2)女[妻]

曰女。可以出师,篏(筑)邑。不可以(家/嫁)女,取(娶)臣妾。不亦得,不成。[①]

(3)秉司春

[曰秉。]……妻畜生,分女[\\]。

(4)余取女

[曰]余。不可以乍(作)大事,少杲(旱)。其[神]句龙。其[亦/宜]取女、为邦。[②]

(5)欿出睹

曰冢。(枭)(帅)。口。得以匿,不见月,在[\\][\\]。不可以享祀,凶。取[女][\\],为臣妾。口。

(6)虘司夏

曰虘。不可出帀(师)。水(师)帀不遉。其败(敨),其覆,至于其下[\\],不可以享[祀]。口

(7)仓莫得

曰仓。不可以川。[\\]大不。于邦有枭,灾于上下。上下。口

(8)臧[\][\]

曰臧。不可以篏(筑)室,不可以[出]帀(师),(疾),[③]不(复)。其邦又(有)大乱,取(娶)

---

①不亦,朱德熙释亦作火。

②邦,葬,也。

《周礼·春官·茎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住,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

③《公羊》庄20年:"大灾者何?大瘠(疾)也。大瘠者何?(厉)也。"何休:"瘠,病也。齐人语也,民病疫也。"(厉病,即麻风,传染性疫病。)

女凶。口

(9)玄司昧(秋)

曰玄。可以籔(筑)[室]。……可同[兹]遇(尾)。乃咎。口

(10)昜[不]兼

[曰]昜不[兼],毁事。可[以]折敘(除),故(伐)不义。于(有)回。口

(11)姑分长

曰姑。利轍(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众,会者(诸)侯。型(刑)首事,翏(戮)不义。口

(12)司冬

曰[耋…]。

敘(除),不可以攻。……

[\\][\\]……

楚帛书《创世纪》十二月神名考释

何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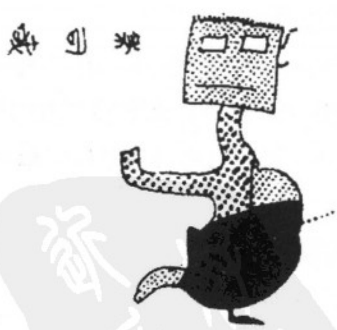
长沙《楚帛书》丙篇的研究，最早的突破是李学勤先生关于帛书月名与《尔雅》月名相同的论断。(1960 年文物第 7 期)此后，饶宗颐、何琳仪等学者继有考述，各有心得。

本文在前人这些考释成果的基础上，赞成者予以采纳，不赞成者则提出本人的新解。

帛书以秉、虘、玄、荃为四季神之名。其图均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神怪物有关。《尸子·仁意》："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其风春为发点，夏为长赢(盈)，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四时和为通正，此之谓家风。"(文见《尔雅·释天》邢疏引。《尔雅》亦有此文，似即取自《尸子》)《管子·幼官篇》："夏有小郢、中郢，冬有小榆、中榆。"郢与盈同音相通，夏为长赢，义即长盈，小郢犹小盈也。即今夏历之大满，小满也。(榆，通逾，过也。即小过、中过。)

帛书春季月名从楚三月至五月。月名为"秉、余、"，即《尔雅》之寎、余、皋。

1. 帛书春神的标识文字为"秉司春"，其神祇图为方头鸟身之怪物(图一)。



图一　秉(毕方/句芒)

李学勤先生云："此神为鸟身，似有爪及短尾。方首，面青色，无耳，方眼无眸，顶有短毛。"

刘信芳说："帛书'秉'，《尔雅》'窉'皆读如'炳'，古'炳'与'明'通。《说文》：'炳，明也。'《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郑玄注：'大明，日也。'日出东方，古以司东之神为句芒。"

其说近是。案勾芒，即《山海经》中之怪鸟毕方。《中山经》："毕方鸟在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吴注引《广雅》：木神谓之毕方)毕方合音即"秉"。毕方，木神，又名勾芒。《海外东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注"木神也。"春季岁躔胃、昴、毕。即毕宿。

《博物志》："崇丘山有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名曰虻。"虻亦即勾芒。

《西山经》："有鸟焉，其面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毕升注引薛综："毕方，老父神，如鸟，两足一翼者。"帛书图上怪鸟，方面，一臂(翼)一足。正是毕方。

毕、秉一音之转。方古音与芒通，古籍中又记作望。

《史记·五帝本纪》："桥牛父曰句望。"句望亦即句芒。

句芒，春神。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林(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

《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木之野，太昊神句芒司之。"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木之地，青山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墨子·明鬼下》："昔者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于庙，有神入门而工，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秦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赐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望。'"

司马相如《大人赋》："使句芒其将行兮。"《正义》引张云："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见《史记·司马相如传》)

按东方属春，句芒为春神，主发育生长，故能赐寿，而使国家蕃昌，子孙茂盛。

《尔雅·释鸟》："狂茅，鴟。"郭璞注："今鴟也，似鹰而白。"

《广雅·释鸟》："鵂、鶹、鹲、鴟、䳇也。"

茅与䶬，一音之转。析言之为狂或䶬，合言之，则谓狂鹲或狂茅。声转为句望。䳇



图二　蛇神蚩尤

者,白色之名。《尔雅·释畜》:“面顙皆白惟駹。”白駹即白茫茫,今语仍有此音义。蛖与駹,声义正同。秦穆公所见之神,鸟身素服,正是白駹的形状。(朱芳圃说)

勾芒方面,帛书秉之神象正是方面。综上述,可知帛书春神之秉,正是鸟神及东方春神毕方、勾芒。东方属木,其色青。帛书正月之首,于东北方位绘一青木。

2.帛书四月的标识文字为“余取女”,其神祇图为双身蛇(图二)。李学勤云:“蛇首青色,口吐歧舌,首侧有伸出的四角。双身,一赤一棕,互相扭结。”

余古间余,与蛇通。赤蛇即《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蚩尤所化之“育(余)蛇”:“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育、余禺(偶),一音之转。

又:“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云笈七签》引《轩辕本纪》)

育、余与偶(古音禺)音通。偶蛇,即骈体之蛇(两头蛇),故曰“余(偶),取女”。

蚩尤主夏。《春秋繁露·求雨》:“夏求雨……其神蚩尤。”“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首蛇身(一本作足),主疫。”(《述异记》)

《述异记》又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

《逸周书·尝麦》:“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

此四月神蛇头生牛角,文中言及少杲(昊)均与传说合。四月之神即蚩尤所化之

“育蛇”、“余蛇”殆无疑义。

帛书文云：

“余取女/[曰]余：不[可]以乍大事。少杲其[\]……及勾龙，其凡取(娶)女，为邦宎(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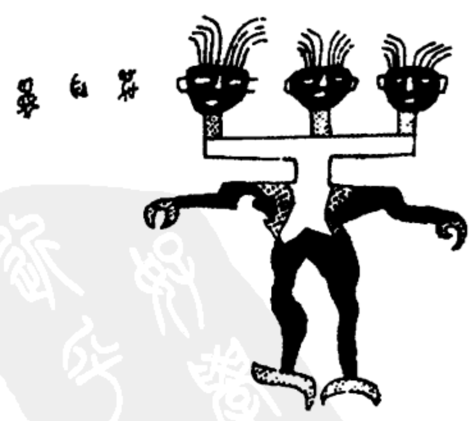
杲字从日从木甚明，诸家均释杲，是。少杲即少昊。《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世经》引《五帝德》曰：“少昊曰清。”黄帝之子青阳也。《逸周书·尝麦》解：“乃命少昊清司鸟师，以正五常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帛书记四时，长曰青榦，又载群神五正，知少昊传说亦流行于楚。《释名·释天》：“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皓皓即杲杲。《楚辞·远游》：“阳杲杲其未光兮。”余月为四月，其气如初阳之杲杲未光，故于是月言及少昊之名。

《尔雅》：“四月为余。”敦煌本唐《月令》亦作余，与帛书同。孙炎本记作舒。《诗·小雅·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郑笺：“四月为除。”《正义》云：“今《尔雅》‘除’作‘余’。”

李巡曰：“四月万物皆生枝布叶，故曰余；余，舒也。”孙炎曰：“物之枝叶敷舒(扶苏)。”然则郑引《尔雅》，当同李巡等，除、余字虽异，音实同也。释文：“除，直虑反，如字。若依《尔雅》，则宜余、舒二音。”

“帛书、《尔雅》之“余”可读如“蛇”。“余”古音在鱼部，后世音变分为二读，一读如今“予”音；一读“佘、舍、余”(佘，实即余字。因出现异语，故前人改字形以别之。古文字中，尤其姓氏字，多如此。如刀之变为刁，沈之别于沉等等)。《元和姓纂》：“今洪州有佘氏。”按姓氏读音往往保持古读，从余之“赊”、“畲”诸字皆读如佘。《广韵》将“赊、畲、蛇”同归入麻韵，知“余”、“蛇”二字古代读音相近，此乃鱼部与歌部古多相转之例，犹“蒲芦”即“蒲蠃”，“南无”即“南摩”。帛书该月神祇图正作二蛇交尾状，尤知“余”(佘)应读如蛇。



图三　畝(三首云神)

3. 帛书五月的标识文字为“欱出睹”，其神祇之图为人身三首(图三)。李学勤云：“人形正立，三首，面赤色。”

帛书原文：

欱出睹“曰：克率(帅)。得以匿，不见月，在[\\]……不可以享祀。凶。取(娶)[\\][\\]为臣妾。”

此图乃云神也。 音从九。九古音读与鬼通。欱(鬼)即隗神，即《山海经》红光云神隗(魂)氏也。《西山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实云(员)神魂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吴注：“倒景反照，在秋为多，其变十状，有作胭脂红者，有如金缕穿射者；凡乍雨乍霁，载霞载阴，云气斑驳，日光穿满其中，必有蛟龙，既见是则所谓司反景神也。”

欱字从欠，㕦声。五月月名，《尔雅》作皋，释文作高，而帛书作欱。《说文》：“㕦，高气也，从口九声，巨鸠切。”帛书增益欠旁，欠亦气也。欱与高、皋并音同通假。《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其神祝融。”欱月所代表之神，应是皋陶。《山海经·中山经》，苦山、少室、太室一系列之山，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大荒西经》：“有人马，三面，是颛顼之子。”帛书言：“欱出睹”，睹字从日从者，即曙字《说文》：“睹(曙)，旦明也。”睹即曙字，光，亦即昭明之义。《广韵》：“睹，诘(即)朝欲明。”欱为曙神，即彩云红光之神，亦即彩虹神。

又此神形作三首，实即三身之神的变形。《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有此三身之国，姚姓。”

三身之神即湘娥，帝俊之妻，亦即《楚辞》之湘夫人。

4. 帛书夏季月名分别为“叡、仓、藏”，即《尔雅》之“且、相、壮。”

帛书六月神名为“叡司夏”。其神祇图像近似人形(图四)。李学勤云：

“形如雄性猿猴，有尾。面有红色边缘，露齿。两臂似着长袖。”

饶宗颐说：“《尔雅》云：‘六月为且。’《唐月令》、《玉烛宝典》及《周礼》贾疏皆同作‘且’。且之取义，李巡曰：‘六月阴气将盛，万物将衰，故曰且，将也。’训且为将。孙炎云：‘且之言粗暴，物粗大。’则读且为粗(俱见《玉烛》引，下同)。《郝疏》云：‘且，次且，行不进也。六月阴渐起，欲遂上，畏阳，犹次且也。’读且为趑趄。”

帛书文云：“曰叡。不可出师，水师不复。其敨(敌)其复，至于其下[\\]。不可以享[祀]。[旦]”。



图四（狙猴）神

《淮南子·时则训》："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罪兴兵，必有天殃。"语略同。

此神乃猴神。猴古名狙。狙即祝融之神，日夏至在东井。此夏至之神也。祝融即 ，帝俊、舜。刘信芳云："帛书 为古代夏季、南方之司神，与古史中祝融的职司相合。"

又云：《吕氏春秋·十二纪》：孟夏、仲夏、季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月令》同)高诱注："祝融，颛顼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左传》昭公29年："火正曰祝融。"又："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厚，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韦注："祝，始也；融，明也。"案刘说可从，但他未能说明祝融为何像猿猴。

帛书丙篇于东南角上绘有一树，红色。依五行学说，南方火，其色赤。该树正标识夏季、南方之色。

 通作狙。《广雅》："狙，猿也。"

"狙，弥猴也。"(《后汉书·党锢传》注)(《广雅》)："狙，一名猲狙，似猿而狗头。"(《庄子·齐物论》释文引崔注)。

狙，即《山海经》之"举父"。

《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郝懿行曰："举、夸声近，故或作夸父。"

《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郭璞注："夸父者，盖神人之名也。"

同上:“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郝懿行按“即夸父”。

《淮南子·地形训》:“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

高诱注:“夸父,神兽也。……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邓犹木也,一曰仙人也。”

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耳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及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我们注意到,㲃神手操双蛇如杖,与夸父操杖相合。夸父形如猴(即“禺”)。

按夸父又称貜父。《尔雅·释兽》:“猱猨善援,貜父善顾。”郭璞注:“貑,貜也。似猕猴而大,色苍黑,能攫持人,好顾盼。”按猿之言援,又言矆,皆以其性能为名。《说文》:“瞿,鹰隼之视也。”又“貜,走顾貌。”《文选·魏都赋》:“矆焉相顾。”瞿、趯、矆,本一字,而与顾音近义通,即字,貜犹即貜字,以其为兽名,故变从豸若从虫。《说文》:“貜,母(猕)猴也。从犬,矍声。《尔雅》云‘瞿父善顾。’攫持人也。”《吕氏春秋·察传》:“狗似貜,貜似母猴,母猴似人。”高诱注:“貜,兽名也。”一作豦,《尔雅·释兽》:“豦,迅头。”郭璞注:“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猕,黄黑色,多髯鬣,好奋迅其头,能举石打人,貜类也。”一作猱蝯,《说文》:“蝯,善援,禺属。从虫,爰声。”《管子·形势解》:“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猿猱饮焉。”盖夸父之性,善援、善投、好顾、好攫,乃感觉灵敏、动作矫健之动物。其逐日之神话,当由此幻化生。

世传猱蝯饮水,或自悬崖相接而下,饮毕连引而上,渴而死之神话,当由此幻化而生。至云应龙杀夸父者,盖龙司水,而夸父渴死,故曰应龙杀夸父。邓林即桃林,一音转。博父国、夸父野,皆禺谷之幻化。

因夸父道渴而死,故举父见则天下大旱。

《山海经·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说文》:“禺,毋猴属,头似鬼。”虢为虢之或体。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帛书该月神像正为兽身人面,操双蛇,“殆为乘两龙之遗痕。”

祝融被古代南方楚民族奉为先祖。《史记·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

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高辛氏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命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叡”，《尔雅》作“且”，二字与“祝”读音极近。《后汉书·贾逵传》：“辄令祝少宾。”李贤注：“祝，诅也。”祝、诅之字义皆为求神之告辞。作为告神之举，祝兼吉凶，诅则事言凶。《周礼》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诸官，“诅祝掌盟、诅、类、造、攻、咒、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敬)信。”《左传》哀公 26 年：宋大尹“使祝为载书。”“诅”亦可称“祝”。

综上所述，帛书 6 月之神“叡”，即楚之祖神祝融，亦即“夸父”。其形相为操蛇之猿猴。

5. 帛书七月的标识文字为“仓莫得”。(“莫”字残。)“仓”，《尔雅》月名作“相”。《尔雅》：“七月为相。”敦煌《唐月令》、《玉烛宝典》、《周礼》贾疏皆作相。汉《韩敕碑》有霜月之名，即相月也。

(相之取义，《尔雅》李巡注云：“七月万物勤，将大小善恶皆可视而相，故曰相也。”训相为视。孙炎云：“相，糠也；物实生皮也。”则训相为“成相”之相，以相为糠。郝疏训相为导也，云“阴势已成，遂导引而上也。”诸说皆牵强。)

其神祇图为鸟身人首二角(图五)，李学勤描绘云：“鸟身，有爪短尾。人首，面白



图五　仓(苍)精(枭怪)



图六　臧(朱)鸟

色，顶上有二角。”

帛书原文：

“仓莫得

曰仓：不可以川，[巛]。大不训(训)于邦。又(有)(枭)，灾于卡(上下)。”

川，《说文》云：“贯穿通流水也。《虞书》曰：‘濬巜距川。’言深巜之水，会为川也。”孽乳为㕡，见谷部。云：“深通川也。”“不可以川”，殆指不宜作沟洫之事。

仓，应作“苍”。苍，名也，在青、黑之间。作为神名，即苍精，苍颉。作为鸟名，即“鸧”。《尔雅释鸟》：

“鸧，麋鸹。”《史记》正义引司马彪“鸧雁而黑，亦呼为鸧括。”仓、相古音通。鸟，即相鸟，相鸟即枭、即鸺。音皆相转而通。

枭，恶鸟也，古以为不祥之鸟。《诗·大雅·瞻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郑笺：“枭鸱，恶声之鸟。”《淮南·兑林》：“鼓造避兵。”高注：“鼓造盖谓枭(器)。故又名‘鼓造’(噪)”。王念孙疏《广雅》：“怪鸱，头似猫而夜飞。”

帛书云：“有枭灾于上下。”楚人忌枭，以为不祥鸟，宋《岁时广记》卷23“枭鸟”条云：“汉史曰：五月五日作枭羹。”(夏历五日，楚历七月)《荆楚岁时记》云：“鹗大如鸠，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堪为炙。”罗愿《尔雅翼》释枭云：“土枭穴土以居，故曰土枭。而《荆楚岁时记》称鸲鹆为土枭。”《西京杂记》：“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贾)谊作鵩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品物图考》谓：“鹗，一名枭，又名鵩。”故帛书七月之仓神，正为枭鸟之相。



图七　玄(武)兽

6. 帛书八月的标识文字为“臧灾”，“臧”后二字不清晰。“臧”，《尔雅》作“壮”。《尔雅》“八月为壮。”李巡注曰：“八月万物成熟，形体彊卞，故曰壮也。”孙炎云：“物实壮而劲成也。”郝疏“壮者大也，八月阴大盛。易之大壮，言阳大盛也。”皆训壮为盛大。唐写《月令》记八月作壮月。

此月神形甚怪。李学勤云：“鸟身，爪细长如鹤，脊上有毛。兽首，面红色，

吐舌。"

此鸟朱色,即朱鸟(雀)也。臧、壮、朱,一音之转,语相通。朱鸟,又名鹑鸟,又名鸠。臧即鹑鸟也。即丹鸟。丹朱。《夏小正》:"八月,鸠羞白鸟。"羞者,交配也。

帛书原文:

"臧灾[\\]

曰[臧]:不可以簸(筑)室,不可以[出]币(师),脨(棘/疾)不逡。其邦又(有)大乱。取(娶)女,凶。旦"

《淮南子·时则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与帛书相合。

逡(读棘)假为疾。疾,灾也。《公羊庄20年》"大灾者何?大瘠也。"何休注:"瘠,病也,齐人语也。"

此神后演变为鸡神。

7. 帛书秋季月名从九月至十一月分别为"玄、昜、姑",即《尔雅》之"玄、阳、辜"。

帛书玄月,即楚历一月,元月,而为秦/夏历之十月。标识文字为"玄司秋",或释为"系"字,系/玄音义相通,为同源字。该月神祇图像甚奇(图七),李学勤云:

"作伏黾形,两蛇首青色,各吐歧舌。"此图可注意的是其形似蛙黾,即玄黿/玄武也。

帛书原文:玄司秋

曰[玄]。可以簸(筑)至(室)……

可同[兹]遲(尾)乃咎……

同,即通,会合男女曰通。"遲"前字残,疑即"孳尾",即《书·尧典》之"鸟兽孳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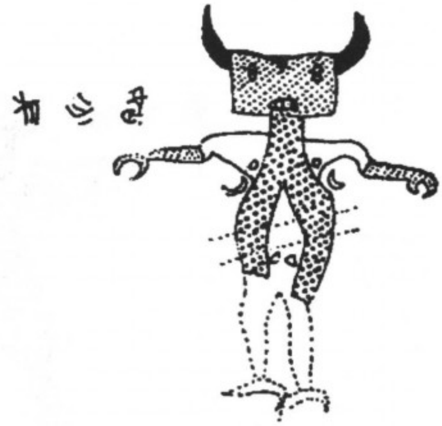
玄即玄冥。《国语·越语》:"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韦注:"《尔雅》曰:九月为玄月。"《尔雅》"九月为玄。"(《周礼》贾疏同。)郝疏引《释名》:"玄者,悬也。"《正义》引李巡云:"九月万物毕尽,阴气侵寒,其色皆黑。"孙炎曰:"物衰而色玄也。"引《诗》"何草不玄"。俱训玄为黑色。

此秋神在帛书中四爪绘成钩状兵器状,色苍者,具肃杀之态。应为兵神玄武无疑。

《释天》:"玄枵,虚也。"《周语》:"星在天黿,韦注:天黿,次名,一名玄枵。简称玄。"古代司秋、司西方之神为蓐收,依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其色白。帛书丙篇西南角绘有一木,为白色,正是西方的代表色。



图八 神昜(方羊)



图九　姑(牯牛神)

《左传》昭公20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水、火。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吕氏春秋·十二纪》:孟秋、仲秋、季秋,“其神蓐收。”高诱注:“少昊氏曰该,皆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

《楚辞·大招》:“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鬤只;长爪踞牙,俟笑狂只。”王逸章句,“此盖蓐收神之状也。”《国语·晋语》:“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觉,召史梦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此说描写蓐收之状,与帛书司秋之神像颇相合。《山海经·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郭璞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郭注当亦本于《晋语》。蓐收之名在典籍及传说中多变,又记作蓐牧、母、厉牧、大厉。乃凶神及武神。

至于帛书该月神像作蛙形而双首。双首即骈首神。骈首神,又称骈封、并封、屏蓬。《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关于并封的传说,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

《逸周书·王会》:“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

按并封、屏蓬、鳖封,一音之转。状如彘而前后有首,盖并封即蜂之缓音。蜂腰中细,两头粗大,遂由昆虫幻化为两头之怪兽。此神即“天蓬”,后讹变为猪神。



图十　神堇(虎神)

8. 帛书冬季月名为昜、姑、荼(12 月、1 月、2 月),即《尔雅》之阳、辜、涂。

帛书十月的标识文字“昜[不]羕(祥)”。其第三字前人或释“义”,不确。昜,《尔雅》作“阳”。昜,即扬也,扬不祥,即废除不祥之义。其神祇图为一兽似羊作奔跑状。(图八)李学勤云:

“形如大鸟,首白色反顾,顶有歧冠,体后有兽尾。两足劲健,一前一后,作奔走状。”案,此怪神即夷羊,又称相羊。

《国语·周语》:“商之兴也, 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韦昭注:“夷羊,神兽。牧,商郊牧野也。”

《淮南子·本经训》:“夷羊在牧。”高诱注:“夷羊,土神。殷之将亡,见于商郊牧野之地。”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遍野。’”

《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见。”

《说文》:“夷羊, 羊也。”

明胡应麟云:“夷羊,盖商羊、羵羊之类。”(见陈逢衡:《竹书纪年集征》引)

夷羊,又为决狱主持公正之神羊,又名獬豸。

《墨子·明鬼》:“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读王里国之辞,即已终矣,读中里徼之

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

帛书原文：

“昜(扬)[不]祥(义)。

[曰]昜，不[\\]毁事，可以折敓(除)，故(伐)不义于四[方]。

《尔雅》“十月为阳。”《诗·采薇》：“岁亦阳止。”郑笺：“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左传·庄16年》：“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马。”洪迈论《尔雅》，举此良月为十月月名。(《容斋随笔》)顾炎武则据下文盈数，说双月为良，只月为忌，此良月犹言令月，非月名。)李巡云：“十月万物深藏，伏而待阳也。”

“毁事”，《说文》：“毁，缺也；从土。……古文毁从壬。”帛书此字正从壬，同于古文。毁事，即燬事，火事也。乃古之成语。《周礼·牧人》云：“外祭毁事，用龙可也。”郑注引杜子春：“毁谓副辜侯禳，毁除殃咎之属。”此释正为帛书“扬不祥”之义。秦简日书有毁事与作(成)事为对。

折，斩也。斩除不祥，事见《后汉书》。(《史记·秦始皇纪》：“佐攻驱除。”《文选·西京赋》：“殴除群厉。”)

义字帛书从弗，或云从我。饶宗颐释为“义”。不义一词见《吕览·音律》：“夷则十月(七月)诛不义。”《尚书·大传》：“君子圣人谋义，不谋不义，故谋不成；卜义不卜不义，故卜必吉；必义击不义，故战必胜。”(《御览》450引)，在帛书中，十月、十一月皆为驱除不祥之月份。

此神后变为羊神。

9. 帛书11月标识文字为“姑分长”。其神祇图似牛，头上有角(图九)，李学勤云：“人形正立，牛首，面方形青色，露齿。”

帛书原文：

“曰姑。利戠(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众，会者[诸]侯，型[刑]道事，戮不义。旦。”

姑为十一月名，《尔雅》作辜。姑即牯。《类篇》：“牯，牛也。”姑音通喾，即神农——炎帝也。《帝系》：“神农牛首。”神农为农神，亦为牛神，乃帛书11月之神。

帛书侵字从戈，侵伐之意甚明。《易·谦卦》：“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左·庄29年传》：“凡师无钟鼓曰侵。”

《尔雅》：“十一月为辜。”郝疏读辜为故，谓十一月阳生，欲革故取新也。

殍为戮俗字，战国文已习见。《说文》：“戮，杀也。”《晋语》：“戮其死者。”韦注：“陈

尸为戮。"戮不义，即《淮南·时则训》："以征不义"，语同。

楚 11 月乃冬至之月。冬至日在牵牛(天文志)。姑 / 牯即牵牛之神。

10. 帛书十二月的标识文字为"荃司冬"。其神祇图在帛书诸图中，人形似虎(图十)。李学勤云：

"人形正立，面有红色周缘，兽耳，口吐歧舌。"

原文：

"[曰][荃]。不可以攻……〔攻城〕……"

《尔雅》月名，"十二月曰涂。"涂，帛书作荃、《尔雅》及贾疏皆作涂，古异本作荼。郝疏引李巡云："阴气尚微，故曰涂。涂，微也。"郝疏训荼为舒，谓阳虽微，气渐舒也。其说皆牵强。

案荼，即除。涂月、荃月，即除月，后世"除夕"一名，即源于"除月"。(古文月、夕字形同。)此月得名，源于祓除。其月神即虎神於荼、神荼也。[1]

神荼和郁垒是神话中善于捉鬼的神。张衡《东都赋》中提到"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苇索。"薛综注："东海中度朔(屠苏)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领众鬼之恶害者，执以苇索而食虎。"

李善注："《风俗通》曰：黄帝书，上古时有神荼、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下常简阅百鬼，鬼无道理者，神荼与郁垒持以苇索，执以食虎。是故县官常以腊祭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以御凶也。"

神荼是虎神，而郁垒即钟馗。钟馗原作钟鬼，即雷鬼，雷神也。钟馗又作仲虺，《殷本纪》作仲傀。仲雷即钟雷，即钟鬼，钟馗。《大戴礼》虞戴德："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贤大夫，官之教士，缀以德行，不任以言。"

汉代人们在墓门上刻有神荼、郁垒的形象，其用意在守卫门户以防止魑魅魍魉

---

①《方言》：虎，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荼。宣 4 年《左传》：楚令尹子文姓"斗"名"谷於菟"，幼弃诸梦泽，虎乳之。杜注：楚人谓乳曰谷，谓虎曰於菟。师古注：谷读如本字。於音乌，梓字或作菟，并音涂。《汉书郊祀志》：作建章宫，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颜师古注："於菟亦西方之兽，故于此置其圈也。"(此语音变又作糊涂、乌涂，王渡、王渚。说详太鸿翔"洞庭之渚江南考"，《古籍论丛》第二辑，福建版。再音变作玉兔，详《诸神的起源》。)

进到墓室作祟。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此即门神的来历。帛书壑正象虎神。

11. 帛书正月的标题为“取于下(示)”。其神图为一长尾独足的怪兽。李学勤云：此神“兽身鸟足，长颈蛇首，口吐歧舌，全身作蜷曲状。首足赤色，身尾青色。”(见下图十一)



图十一 取于兽(鲸鱼/海神)

帛书文如下：

“曰取乙则至，不可以[\\]杀。壬子，丙子，凶。乍[\\]北征，衔(率)又咎。武司[\\]，其柀。旦。”

《说文》：“乙，也。乙或从鸟。”《尔雅》一月之名孟陬之月(李学勤)。孟古字与盂形讹而通，孟陬即盂陬，转文即陬盂，与取于相通。旧释皆读“取于”后之文字为下，其说难通。余读此字为“示”，即神示之意。盖字残而讹也。

“取于”，“陬盂(于)”究竟是何怪物?

案取于，即鲸鱼音转，亦即鲸鱼之古名。明余庭璧《事物异名校注》记：“海鱼之异名‘陬隅’。注：“陬音邹，南蛮语。”其说并见清人厉荃《事物异名录》。《山海经》说：

“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东经)夔牛别名麠。《说文》记：“麠，大鹿也。牛尾一角。”麠则为鲸之别名。《说文》：古音与鲸通。京强同音通用。《说文》：“䲔，海大鱼也。从鱼，畺声。”“鳢，或从京。”《文选》杨雄《羽猎赋》：“骑京鱼。”李奇注：“京鱼，大鱼也。”北海神禺京即孟取之音转。此神兽即鲸鱼。

《左》宣12年传："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讨之。"

鲸鱼，抹香鲸，古有龙称，产于渤海、东海、黄海。《太平御览卷》938引曹操"四时食制"："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此言鲸鱼自杀现象。)

《尔雅》云："正月为陬。"此为周代月名。《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兮。"即指正月。

《汉书·刘向传》载向疏云："孔子对鲁哀公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制，摄提失方，孟陬无纪。"孟康："首时为孟。"《周礼》贾疏："正月作泰。"案，孟通莽、庞(王念孙《释大》)，即大。泰亦训大。正月为岁首开泰之月，故称曰"泰"。

陬又作诹与聚。《史记·历书》："毕聚之月。《索隐》："聚，音陬。"《尚书·考灵曜》："(历)元起日旃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尔雅》月阳云："月在甲曰毕。"则月名毕聚，毕谓当甲之辰也。《尔雅》李巡注："正月万物萌芽，陬隅欲出，曰陬，陬出之也。"此训陬为"陬隅"，正为鲸鱼之古名。又一说以为陬得名于十二次之陬訾。郝疏："陬者，虞喜以为陬訾是也。陬訾亦陬邹音转。"

取于音转又作邹虞，仇余，犰狳，朹，踌躅。

《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强，黑身无足，乘两龙。"

又《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郭璞注："言分治一海而为神也。"

又《大荒北经》："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大宗师·释文》引无曰字，作禺强。)

《庄子·大宗师》："夫道……禺强得之，立乎北极。"《疏》曰："禺强，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鸟身，乘龙而行，与颛顼并轩辕之胤也。虽复得道，不居帝位，而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号北极也。"《释文》："北海之神，史曰禺强，灵龟为之使。《归藏》曰：'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

又取之古音与赖通。

《广雅·释诂》："赖，取也。"王念孙疏证引《庄子·让王》："必不赖。"即"必不取"也。《方言》卷十三："赖，取也。"《方言》："赖，雠也。南楚之外曰赖，秦晋曰雠。"

所当注意者，獭、离、黎、李在古代乃杀神、杀兽之通名，非指今之水獭。虎、鳄鱼，鲸鱼，古皆称獭、离、黎、李，即大厉。

取于神即后世之龙神。

12. 帛书二月名“女处［妻］”。处 字从女匕声，繁文作“妣”。《广韵》“妣，具也”。具，即阴具、阳具之具，性器也。(郭沫若《释祖妣》一文中曾有详考，可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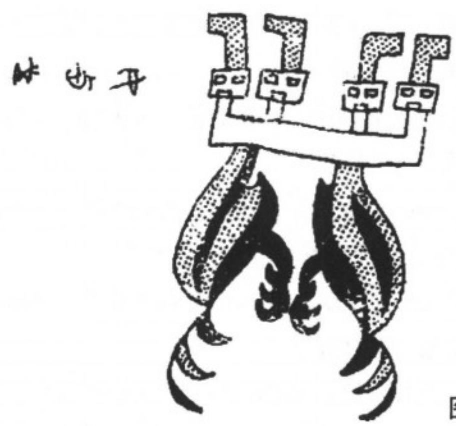
帛书文云：

“曰女。可以出师筑邑。

不可以嫁女，取臣[\\](妾)。

不亦得，不成。”

其神祇图为二鸟相对，共四首(图十二)。李学勤云：



图十二　处（比翼鸟）

“双鸟身，尾如雄鸡，爪均内向，青红二色。四首呈方形，面色白，方眼无眸，无耳，有青色冠。”

此双身鸟即比翼鸟，女妣亦为舜妻登比氏之名，即北极星神“登北”(斗北/北斗)。

二月神名女处西。处西即比翼之音转。

《山海经·海外南经》：“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

《逸周书·王会》：“巴人以比翼鸟。”

《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郭璞注：“似凫，青

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

《博物志》:“比翼鸟,一青一赤,在参隅山。”

案女奾,即女魃。亦即女登,炎帝之母,即太阳之母,黄帝(小典)之妻。(《史记·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注)。

又作安登(《路史》:“炎帝,神农氏,母安(女)登。感神于常羊,生神农于烈山。”)

女奾,即登比氏。《海内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月)、烛光(星)。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明此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帛书月名“女”,《尔雅》作“如”。如即海神若。“若,海神也。”(《庄子·秋水》司马注)北方禺强,人面鸟身。帛书神象四首之鸟,人面鸟身。四面者合四海之神于一体也。

《墨子·迎敌篇》记: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这种祭祀战神的典礼,除了牲以外,其方,其色,其坛堂的位数,无一不与明堂月令的仪制相合。昔者朱希祖先生尝说,“北堂书钞引黄帝兵法与此节全同,皆兵、阴阳家之言,出于汉人伪。”

墨子等战国学者的说法,正可以与楚帛书的四色五方神系统相印合。惟近世许多疑古派学者以为,阴阳五行学家晚出于秦汉以后。从楚帛书的五木五气系统看,阴阳五行学说及十二生肖均是中国上古时期久已有之的宇宙哲学理论,而非秦汉时人托古改制造作的伪说。

［原文］

太一生水

大一生水。水反桶（辅／搏）[1]大一，是以城（成）天；天反桶（辅）大一，是以城（成）地；天陀（地）［復］相榑（辅），也，是以城（成）神明。神明復相榑（辅）也，是以城（成）阴阳。阴阳復相桶（辅）也，是以城（成）四时。四时復〔相〕桶（辅）也，是以城（成）仓（沧）然（热）；仓（沧）然（热）復相桶（辅）也，是以城（成）湿澡（燥）；湿澡（燥）復相桶（辅）也，城（成）岁而走（正）。

古（故）岁者，湿澡（燥）之所生也；湿澡（燥）者，仓（沧）然（热）之所生也；仓（沧）然（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陀（地）之所生也；天陀（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古（故）大一贓（藏）於水，行於时，逾而或□□□□万勿（物）母，能（一）块（缺）能（一）浧（盈），以忌（其）为万勿（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陀（地）之所不能里（埋），阴阳之所不能城，君子智（知）此之胃（谓）□□□□□□□□□□□。

①桶，搏也。抱也。反搏，相斗也。斗而坠，乃成地。

[译文]

太一生水

太极[1]产生水。水与太极相搏,于是形成天。天与太极相搏,于是形成大地。天地相搏,于是形成日、月、星、雷、电等(神明)。神明又相搏,于是形成了阴与阳。阴阳又相搏,于是形成四时。四时又相搏,于是形成寒、暑。寒暑又相搏,于是形成水、旱。水、旱又相搏,于是形成年岁运行。

所以所谓年岁,形成于水旱。就是形成于寒暑。寒暑,形成于四季。四季,形成于阴阳。阴阳,形成于神明。神明,形成于天地。天地,形成于太极。

所以太极藏在水中,运行于时空,超越而……[乃是]万物之母。一缺一盈,因此而成为万物的经纬。它是天之所不能消灭,地之所不能掩埋,阴阳之所不能限制的。君子必须认识它才能叫作……

①上古太极,是北斗之专称,别名大建、大乾、太一。

卷二　古历法研究



《夏小正》经文考释序

何新

一

《夏小正》，相传为夏代遗留之物候及农事历也。文极简奥，古老。文字训诂则历来考释未明。《夏小正》篇收入《大戴礼记》，即汉代学者戴德所传之《礼记》。戴德，西汉元帝（前48—前33年）时人。其侄戴圣，亦曾传授《礼记》（又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今存三十九篇（佚四十六篇），其中收录《夏小正》篇。经文连同传文，共约四百余字。正者，政也。小政者，农事也。古以祭祀及战争为“大正”，而以农事渔猎及经济生活为“小正”。[①]篇中分12个月记载了每月的天象、物候、民事等等，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季节变易之物候历。其功用相当于后世之《月令》。历来传说《夏小正》乃夏代之历法，篇中有“剥鼍”，鼍（扬子鳄类）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年代应在西周之前。西周后期，中原大旱，气候变寒，鳄类亦南迁。

传说大禹曾颁“夏时”于邦国。（今本《竹书纪年》）《礼运》记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杞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据此，戴氏所传之《夏小正》，原应来自孔子所传，而孔子则是得之于杞国所存的故夏遗典。

古书体例，正文曰“经”，注文曰“传”。《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今传《夏小正》经文与传文相混淆。传文之作者不详。

但《夏小正》之经传语气与《公羊》《谷梁》传相似，或说为子夏所传，或说为戴德所传。我观其传注乃多失古义，可以肯定传者当为汉代人。[②]戴氏礼学受之于武帝时人后苍，或为后苍所传耶。

---

①《左传》鲁有小正之官，即司农事考也。

②顾凤藻云：“《小正》，夏时古书。汉信都王太傅戴德作传，盖受之先秦孔子之徒。汉以后不立学官，学者遂失其传。唯北周卢辩尝为之注，今已脱误特多。”（《夏小正经传集解》）

蔡邕《明堂月令》记：

"《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作也。"

清儒认为，《夏小正》所记官号职司，与《周官》合。《周书》七十二篇，其中《月令》(第五十篇)亡佚。《夏小正》之体裁于春秋战国后演变为《月令》。秦相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收入《月令》称"十二纪"，汉初淮南王刘安亦仿之而作《淮南王书》之"时则训"。此体裁皆效仿古周书之"月令"。(《礼记·月令》亦本于此。)而《夏小正》当为周代"月令"之源。

二

我在 1984 年研治中国上古史时，曾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 史官起源于天官。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天文观念，在上古则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崇拜的演变，事实上即是以太阳、北斗、北极枢星为不同天文座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

2. 上古中国存在多种天文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仅据战国后阴阳合历的新夏历所提供的统一范式所能涵括的。因之在《诸神的起源》中，我从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想这一神话背后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干支之十干与十日的关系，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节名的十月历历法。①

我的看法发表后得到了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的认同，他指出：

"何新教授从羿射十日的故事，联系到天干十日，便立即认识到古人发明十日并不是为了纪日，而是用于纪月的。即天干十日是太阳月名，一岁分为甲月、乙月、丙月……癸月等 10 个不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不同季节不同的温度。这是一种杰出的认识。古今天文学家随时随地都在与干支打交道，为什么会想不到呢？这叫作熟视无睹，囿于成见。

而灵感和推理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基础之上的。彝族十月历的发现和上古十月历文献的发掘，证实了何新这个推理和判断是正确的。"

---

①十月历有两种，一种为素朴的较原始的所谓太阳十月历，即陈久金先生所引用的彝族十月历。另一种为较复杂高级的五行十月历，此即黄帝历以及《夏小正》的历法。

三

近年颇为流行的是一种“火历”说。其说据《左传·昭公元年》中的一段话：“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争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参为晋星。”这里辰指大火星。而推论上古存在以观测大火纪时的“火历”的存在。

然而，古以“大史”星为观象测时之座标，并不意味着即有以“史”星方位为纪时的所谓“史历”。其实，上述引文本身就是所谓“火历”的反证。因为此文中已明确指出，被引为座标的并不是单一的“辰”（大火），还有另外一个星座“参”星。那么，所谓“史历”岂不亦是“参历”乎？（大史，龙星之心。参，虎星也。）

实际上，上古似并未有单一观测“大火”以定四时的“火历”或“火正”。但是，确有过以大火及五星、四辰为座标，借以占候观象制历体系的五行历、四辰历。

上古历法最早起源据说是“黄帝历”。“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又借为人王之名。黄帝“治五气以决历”，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

其次是颛顼历，颛顼是衣夜（“昼夜”），所谓“衣鲁”、司阴者。故颛顼历似即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座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即一宿或一舍。

而到帝尧时代制订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座标的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反映的古夏历。殷商所行是以祭祀为中心每年两季的太阳历法。周代，是历法的一个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

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座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四

《夏小正》经文中描述的星象如下：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

[二月：斗柄悬在下。][1]

---

① “斗柄悬在下”文，今本《夏小正》系于正月经文中，而“二月”佚星象。余疑乃错简也。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①

今人多试图通过对《夏小正》星象的计算估测该历可能之年代。②

由于《诗经》中已出现参、昴、织女、北斗、火等星名,《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又与《夏小正》七月星象相符,其中物候也与《夏小正》有不少一致之处,因此《夏小正》曾在西周或春秋时使用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

五

天文史家陈久金曾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他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其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 1—10 月,11 月和 12 月没有星象记载。从

---

①《夏小正》虽著十二月文,但星象则仅有十月。

②根据星象推算《夏小正》使用年代者,其较具代表性的文论有五篇,作者分别为能田忠亮(日本)、赵庄愚、罗树元、黄道芳、胡铁五珠和陈久金。其中影响较著的是能田忠亮及胡铁珠的研究。

日本学者能田忠亮采用了《汉书·律历志》中的二十八宿距度为古代坐标系,并设太阳赤经每月增加 30 度,以日落后、日出前五刻为昏、旦时刻。

其结论是:《夏小正》星象不晚于公元前 2000 年,不过参中和织女正东(北)乡为公元前 600 年较合适。现今所见《夏小正》的起源可能为公元前 600 年。

胡铁珠的研究结论则是:"《夏小正》中的星象大约在夏代时出现于 24 节气之各个月初,此后这些星象沿 24 节气向后移动,在周代时出现于 24 节气之各个月中。因此从天象的角度来看,它应是一部从夏到周均可使用的历法。"

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经度大致相等，大致平均每月日行35度多；表明它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为十二月，每月日行应为30度。（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行经360度）

2. 从参星出现的情况看，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胃，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都是35度。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余度，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也是35度余；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个月，每月日行26度，显然不合理。

3. 从北斗斗柄指向看，《夏小正》正月“悬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出现了农历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藋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相当于农历的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入全年最寒冷的季节了。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即夏至）”，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即冬至）”；从夏至到冬至只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正好是十个月。

陈氏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

我认为陈说可谓发千古之覆，在此可补充一则材料。汉代书《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记：

“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

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该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于亥。”

其说“物至十月而反初”，“人正以亥为十月”，“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于亥。”此应是描述上古曾存在（但在汉代不有。）十月历的确证之一。

《夏小正》经传注释

何新　撰注

[经文]　**正月：启蛰。**

[传：言始发蛰也。][①]

何按：正月，建寅之月。正月之名，自夏始也。三正之说，司马贞以为“建子”、“建寅”（夏正，孟春）（周正，冬至）、“建亥”（秦历）也。《尔雅》：“正月为陬。”古楚历称“刑夷”。周历则为三月。《月令》：“孟春三月。”孟者，萌也，始也，《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启蛰有二义：1. 启震，雷初鸣也。2. 蛰虫苏起。

夏以前上古所行有十月历法（所谓“黄帝历”也）。陈久金认为，《夏小正》历法亦为古夏历即十月历法。西周后始立十二月历，而以第十三月为正月即初月。孔氏“豳风疏”引《春秋元命苞》云：“夏人以十三月为正。”《尚书大传》：“夏以（冬）日至六十日（后）为正。”是春秋后又有新夏历，而以十月历之第十三月为始月。

启蛰，启震也，雷初鸣。启，发也。《广雅》：“启，开也。”《月令》：“仲春三月，雷乃发声。始震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史记·历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皋，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

《史记索隐》：“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

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历，仍以周正建子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

《周语》：“辰在斗柄”，韦注：“谓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为十二月，夏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正以十月（亥）。”

---

①文中“传字”乃我所加，以区别于经文也。

[经文]　雁北乡。

［传：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是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为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记鸿雁之遰也，如不记其乡，何也？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遰者也。］

何按：异本雁作鹄。鹄，天鹅也。乡，向也。大雁开始向北飞。天转暖也。古夏历正月当周历之三月，殷历之二月。三月，初春也。徐世溥曰：“雁，阳鸟也，视斗东西以为南北。斗西而南翔，东则北向也。”

[经文]　雉震呴。

［传：震也者，鸣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

何按：呴者，叫也。野鸡呴鸣，将交配也。震，大也。或读为晨。

[经文]　鱼陟。负冰。

［传：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

何按：负者，分也。《周礼·天官》：“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左》昭四年传：“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此俗至清代犹然。《帝京景物略》：“十二月八日，先期凿冰方尺，至日纳冰窖中。”《燕京岁时记》：“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錾石，曰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

[经文]　农纬厥耒。

［传：纬，束也。束其耒云尔者，用是见君之亦有耒也。］

何按：纬，韦也，围也，围束。厥，其。“耒，手耕曲木也。”农耕用耒，无犁。木耒以皮绳束端，防其裂也。纬耒，备耕。或读“纬”作“为”，为，制作也。《祭义》：“天子为藉千亩，冕而紘，躬秉耒。”

[经文] 初岁,祭耒,始用畼。

[传:初岁祭耒,始用畼也。畼也者,终岁之用祭也。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何按:金履祥曰:"祭始为耒耜之人",即"先农"也,又称"先啬"。即神农也。畼,异文作畅。"畅,鬯也,用鬯酒祭农具先农,以祈岁也。"岁,祭名。

畼,当读为畴。畴者,田垅也。《说文》:"耕治之田也,象耕屈之形。用,作也。祭读为藉,操藉也。言操耒,作田垅,以备耕耘也。"

王聘珍云畼读为瘵,杀也,杀草,即芟草。引《周礼·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绝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岁终耜草。说疑不确,略而存之。

[孙诒让《补》引程鸿诏云:耒当为采,读为菜。《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入舞舍菜。《玉烛宝典》引《月令章句》云:"释者置也,菜者鬯也,郁金香草酿以秬黍是谓秬鬯,所以礼先师也。亦备一说。]

[经文] 囿有见韭。

[传:囿也者,园之燕者也。]

何按:囿,园囿。囿、苑字通。《周礼·囿人》注:"囿,今之苑。"燕,藩也。孔氏《诗》(秦风)疏:"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囿,苑有垣也。"《初学记》卷二四引文燕作藩。

韭,韭菜。《说文》:"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

[经文] 时有俊风。

[传: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于南风也?曰: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故大之也。]

何按:俊风,又称义风,[1]又称融风。(俊从允音,允、义、融古音皆通)。义风,即协风,和风也,又称惠风,又称条风,皆指春风。《淮南子》:"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高注:"艮卦之风,一名融。"

①《管子·幼官》:"春分,义气至。"义气,义风也。

[经文] **寒日，涤冻涂。**

[传：涤也者，变也，变而暖也。冻涂也者，冻下而泽上多也。]

何按：涤，荡也，化也。孙氏引徐广《史记》注："古释字作泽。"

[经文] **田鼠出。**

[传：田鼠者，嗛鼠也。记时也。]

[经文] **农率均田。**

[传：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何按：率通帅。农帅即农师。农师，田君也，又称田畯。均，予也，分配也。《尔雅》："均，易也。"《孟子》："易其田畴。"

《月令》："孟春，王命希农事，命田舍东郊绵修封疆，审端径遂。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循者，巡也。谓农官巡行校督农夫使除田。农师，农官也。《周语》有："农师一之"，韦昭注："农师，上士也。"师、帅古字通。

均田，即"辕田"、"垣田"，"换土易居"也。《说文》："恒，易居也。"垣田又作辕田、爰田。均从匀音。匀、爰、袁古音通。爰田、辕田，本字皆当作"均田"。均，分也。又垣有还意，爰有换意。辕田、爰田，即垣田。私有田。立圃田，则田土易主也。还旧田，换、分新田，同时更易居所，即"均田"之本义。井田制下乡邑族社要定期均换分配份地。

《公羊》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蚀乐，墝角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汉书·食货志上》略同)

族社私田与爰田不同：

公田者，其收获归王公所有。私田者，一夫耕百亩，乃力役、劳动力之分配。其田所获，悉为公社所有，分及私人。

爰(圃)田者，其公田私田皆破之，悉归私人占有。其所获归私。抽取部分缴公为赋税也。

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阡陌即经纬，田界也。)令民多有常制(治)。"

授田，即分田到户由耦耕到授田，即由共耕(千耦其释)到分田到户。

《周礼·地官·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郑注："莱谓休不耕者。")

[经文] **獭[兽]献(祭)鱼。**

[传：獭祭鱼，其必与之献何也？曰：非其类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后食之。十月豺祭鱼谓之[献]祭，獭祭鱼谓之献何也？豺祭其类，獭祭非其类，故谓之献，大之也。]

何按：《说文》："獭，如小狗，水居，食鱼。"祭，杀也。"

高诱曰："獭取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

[经文] **鹰则为鸠。**

[传：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鸠也者，非其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则"，尽其辞也。鸠为鹰，变而之不仁也，故不尽其辞也。]

何按：为，古字与豫同。豫，育也。鸠，小鸟也，指鹰仔、小鹰。鹰育雏鹰。

[经文] **农及雪泽。**

[传：言雪泽之无高下也。]

何按：及，清也。清理田中积雪污水。泽，读为释。

[经文] **初服于公田。**

[传：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何按：服，劳役也。公田，井田制之公田，亦曰籍田。杜佑《通典》："黄帝经士设井，立步制亩，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需要大量农夫集体耕作。《管

子·乘马》:“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泽,耕始焉,芸卒焉。”公田即籍田。

[经文] 采芸。

[传:为庙采也。]

何按:《说文》:“采,捋取也。”芸,芸蒿,辛香可食。野菜名。

[经文] 鞠则见。

[传: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

何按:鞠,王聘玲谓或曰即蜀,即朱星,又称柳星。《尔雅》:“朱谓之柳。”柳在正月乃皆见。

[经文] 初昏,参中。

[传:盖记时也云。]

何按:初昏,日始没入,即初暮。参,参星。参中,参星见于中天。

《天官书》:“参为白虎。”

[经文] 斗柄县在下。[1]

[传:言斗柄者,所以著参之中也。]

何按:天官书:“北斗,七星。”县,悬也。南为上,北为下。

[经文] 柳稊。

[传:稊孚也。稊者,杨之秀也。]

何按:柳,小杨也。稊读如荑,芽也,柳发芽也。

---

[1] 何按:我疑“斗柄悬在下”句及传文,原系于二月令末句。而为作传者所妄改也。

[经文] **梅、杏、杝、桃则华。**

［传：杝桃，山桃也。］

何按，梅本字某。杝，山桃，毛桃。华，开花。

[经文] **缇缟。**

［传：缟也者，莎随也。缇也者，其实也。先言缇而后言缟何也？缇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

何按：缇，草名，莎草也。其根生块似实，谓之缇。又称香附子。王廷相曰"缟者，其草此时成实也。"

[经文] **鸡桴粥。**

［传：粥也者，相粥之时也。或曰：桴，妪伏也；粥，养也。］

何按："桴粥"乃"孵雏"之借字，即鸡孵雏。桴从孚，《说文》："孚，卵孚也。"

[经文] **二月。往耰黍，禅。**

［传：禅，单也。］

何按：二月，建卯之月。《尔雅》："二月为如。"《月令》："仲春之月。"仲者，半也。耰，"覆种也。"黍，稷古字通。郑玄注《士皆礼》曰："古文黍作稷。"墠通禅，除地曰禅，锄地。单即社田也。据俞伟超研究云：

"西周时期的村社组织，根据多种金文徽号，至少在中期以前，仍然叫'单'。《周书·大聚篇》所述如下：

'发令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据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本）

[经文]　初俊羔，助厥母粥。

［传：俊也者，大也。粥也者，养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后养之，善养而记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时也。］

何按：俊，接也，接生羊羔。羔，小羊也。厥，其。粥，鬻也，育也，育雏，指下羊羔。煮，孙氏云当作暑。

[经文]　绥多士女。

［传：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

何按：《周礼》："仲春令，会男女。""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女，少女。士，少男。绥多，当读"施尾"，即"孳尾"之语转，交合也。指野合会男女。

[经文]　丁亥，万用，入学。

［传：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

何按：《礼·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入学，习舞释菜。"

用，容也，舞也。万用，即万舞。万，龙也。舞龙曰万舞。《周礼·大胥》："春入学，舍采，合舞。"

[经文]　祭鲔。

［传：祭不必记，记鲔何也？鲔之至有时，美物也。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谨记其时。］

何按：祭鲔似为"孳尾"之语转。鲔读为尾，尾，且、它也。阴具、阳具曰尾。《书·尧典》记春季鸟兽孳尾。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何按孔传不确，孳尾乃连绵词，不可析解之。《月令》："季春，荐鲔于寝庙。"

（旧曰："鲔，黄河大鱼名，鳣也。大者曰王鲔，小者曰叔鲔。出河南巩穴，春时鲔从此穴而来，入河，西上龙门，入漆、沮。"）

[经文] **荣堇,采蘩。**

[传: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实也,故记之。]

何按:堇,苦堇,苦菜,又名堇葵。荣,草花曰荣。蘩,蓬蒿也。陆机云:春始生,及秋香美可食。亦可蒸为茹。《本草》名白蒿。

[经文] **昆小虫,抵蚳。**

[传:昆者,众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其先言动而后言虫者何也?万物至是动而后者,抵,犹推也。蚳,蚁卵也,为祭醢也。取之则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何按:孙诒让谓魂魂读为云云。云云,多貌。

[经文] **来降燕,乃睇(室)。**

[传:燕,乙也。降者,下也。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深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

何按:"仲春,元鸟至。"(月令)降燕,即鸿燕。睇,读作视,音通室,指鸟之做巢室也。

[经文] **剥鲜鱓,以为鼓也。**

何按:剥,支也,击。鱓,鼍之借字,鳄类。剥鼍皮作社鼓,即制鼍鼓。汾河、黄河域距今3000—4000年前多有鳄类。山西陶夺出土过前夏代之鼍鼓实物。《诗》云:鼍鼓蓬蓬,李斯云:"树灵鼍之鼓。"《考工记》:"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

[经文] **有鸣仓庚。**

[传:仓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长股也。]

何按:仓庚即黄鹂,又称黄鸟、黎黄、黄莺。许慎:"鸣则蚕生。"

[经文] **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传: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稊者,所为豆实。]

何按:芸豆开花。稊,花也。

[斗柄县在下。][①]

[传:言斗柄者,所以著参之中也。]

何按:《淮南子·天文训》云:"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经文] **三月:参则伏。**

[传:伏者,非亡之辞也。星无时而不见,我有不见之时,故曰伏云。]

何按:建辰之月。《尔雅》:"三月为寎。"《月令》:"季春三月。"季者,尽也。

[经文] **摄桑。**

[传:桑摄而记之,急桑也。]

何按:摄,采也,采集。

[经文] **季杨。**

[传:杨则苑而后记之。]

何按:季,截枝而栽,杨柳可无根而生也。异本字讹作"委"。

[经文] **羖羊。**

[传:羊有相还之时,其类羖羖然,记变尔。或曰:羖,羝也。]

---

①参看本书第44页注。

何按:羖,阉也。

[经文] 蜇则鸣。

[传:蜇,天蝼也。]

何按:《尔雅》郭注:即蝼蛄。

[经文] 颁冰。

[传: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何按:此句传文有误,当置于一月“负冰”句下。“三九以后,冰不能用矣。”三月季春,地面已无冰。惟大河中或有上游流泄之解冻凌汛也。故颁,当读作泮,分解也,积冰分解。

[经文] 采识。

[传:识,草也。]

何按:识,野菜名。

[经文] 妾子始蚕。

[传:先妾而后子何也? 曰:事有渐也。言事自卑者始。]

何按:妾子,少女也。

[经文] 执养宫事。

[传:执,操也。养,长也。]

何按:养宫,蚕室也,养蚕须有密室。

[经文] 祈麦实。

[传:麦实者,五谷之先见者,故急祈而记之也。]

何按：越冬麦将结穗，祈稷神赐麦粒灌浆充实，祈丰收也。《月令》："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

[经文]　越，有小旱。

［传：越，于也。记是时恒有小旱。］

何按：越，吁，雩也。求雨。小旱，春旱。《论衡》："久暘为旱。"

[经文]　田鼠化为鴽。

［传：鴽，鹌也。变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鴽为鼠，变而之不善，故不尽其辞也。］

[经文]　拂桐芭。

［传：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时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何按：芭，葩也。桐开花。《月令》："季春，桐始华。"

[经文]　鸣鸠。

［传：言始相命也。先鸣而后鸠何也？鸠者鸣，而后知其鸠也。］

何按：鸠，鹃也，鸤鸠，指杜鹃，即布谷鸟鸣，"呼农无逸也。"

[经文]　四月：昴则见。

何按：建巳之月。《尔雅》："四月为余。"昴星在日后见东南隅。《月令》："孟夏之月。"

[经文]　初昏，南门正。

［传：南门者，星也。岁再见，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

[经文]　鸣札。

［传：札者，宁县也。鸣而后知之，故先鸣而后札。］

何按:乞,虫名,字当从虫。《尔雅》曰:“蜻蜻。”郭注:“如蝉而小。”

[经文] **囿有见杏。**

[传:囿者,山之燕者也。]

何按:杏结实。

[经文] **鸣蜮。**

[传: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属也。]

何按:蜮,即蝈,蛙也。《月令》:“蝼蝈鸣。”《周礼》郑注:“蜮,蛤蟆也。”屈造即鼓噪。《淮南·说林》郭注:“鼓造一曰蛤蟆。”

[经文] **王萯莠。**

何按:王萯,王瓜。《月令》:“王瓜生。”

[经文] **取荼。**

[传:荼也者,以为君荐蒋也。]

何按:荼,荼也。采荼。庄述祖曰:“荼,荼古字通。”蒋,浆也。荐,进也。《诗》:“淮谓荼苦。”

蔡邕《月令》:孟夏,王萯生。《本草》:“萯生田中,叶青刺人,有实,七月采。”

[经文] **莠幽。**

何按:莠,莠草,俗称狗尾草。幽,异文作要。

[经文] **越,有大旱。**

[传:记时尔。]

何按:《左》隐三年,四月吴帅师取温之麦。谓是郑用夏正也。

[经文] **执陟攻驹。**

[传: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也。]

何按:陟,特也,公畜。驹,母畜。令牝牡交配也。

《周礼·校人》郑司农注:马二岁曰驹。郑玄曰:"执犹拘也,春通淫之时,驹血气未定,为其乘匹伤之。"皆误说也。

[经文] **五月:参则见。**

[传:参也者,伐星也,故尽其辞也。]

何按:建午之月。《尔雅》:"五月为皋。"《月令》:"仲夏之月。"

[经文] **蜉游有殷。**

[传:殷,众也,浮游殷之时也。蜉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称"有"何也?有见也。]

何按:即蜣螂,俗名"屎克螂"。《尔雅》郭注:"生粪土中,朝生暮死。"

[经文] **鴂,则鸣。**

[传:鴂者,百鹩也。鸣者,相命民也。其不辜之时也,是善之,故尽其辞也。]

何按:百鹩,又称伯鹩、伯赵、伯劳。"以五月鸣,应阴气而动。"

[经文] **时有养日。**

[传: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在末,故其记曰"时养日"云也。]

何按:养,永也,长也。

[经文] **乃瓜。**

[传: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何按:瓜,即葫芦。嫩者可食。乃,嫩也。乃瓜,即葫芦可食。

[经文] **良蜩鸣。**

[传:良蜩也者,五采具。]

何按:蜩,蝉也。《月令》:仲夏蝉始鸣。

[经文] **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

[传:其不言生而称兴,何也?不知其生之时,故曰兴。以其兴也,故言之兴。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何按:伏,人伏。《淮南》高注:"五月望,作枭羹,以赐百官。"《文子》:"蟾诸辟兵,寿尽五月之望,今人五月取蟾蜍。古以五月望为五月节。"

[经文] **启灌蓝蓼。**

[传:启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记时也。]

何按:蓝,染青草也。蓼,蓝属。

[经文] **鳺为鹰。唐蜩鸣。**

[传:唐蜩者,匽也。]

何按:郭注:"俗呼为蝉。"

[经文] **初昏大火中。**

[传: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

何按:崔寔《四民月令》:"夏至先后各二月可种。"

《月令》"仲夏之月,农乃登黍。"《尔雅》:"大火谓大辰。"辰者,蜃也,龙也。大辰即大龙。大火为东方青龙之心座,因此亦为青龙之象征。种,植也,艺也。(《说文》)"黍,禾属而粘者也。"粘小米、黄米曰黍。菽,戎菽,"大豆也。"(郑玄)"糜,穄也。""大黍也。"

[经文] **煮梅。**

［传：为豆实也。］

[经文] **蓄兰。**

［传：为沐浴也。］

何按：兰，香草也。楚辞："浴兰汤兮沐芳华。"蓄古读为淄，洗也。郭璞曰："香草，兰之类也。"《本草》："四月五日采。"《艺文类聚》引本上有"五日"（月）二字。

[经文] **菽糜。**

［传：菽糜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

何按：菽，叔也。拾也，采也。许慎曰：糜，糜芜也。

[经文] **颁马。**

［传：分夫妇之驹也。异文作"兮大夫卿之驹也。"］

何按：颂，别也，分别公、母，分栏圈隔。

[经文] **将闲诸则。**

［传：或取离驹纳之则，法也。］

何按：闲，间也，隔。则，厕也。

[经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何按：建未之月。《尔雅》："六月为旦。"《月令》："季夏之月。"

［传：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见斗柄之不正当心也，盖当依。依，尾也。］

[经文] **煮桃。**

［传：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为豆实也。］

[经文] **鹰始挚。**

[传:始挚而言之何也? 讳杀之辞也,故言挚云。]

何按:鹰,爽鸠,司寇之鸟。主杀。《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郑注:“学习,谓攫搏也。”

[经文] **七月:秀雚苇。**

[传:未秀则不为雚苇,秀然后为雚苇,故先言秀。]

何按:建申之月。《尔雅》:“七月为相。”《月令》:“孟秋之月。”

雚苇即葭苇。大曰苇,细曰葭。秀者,指芦苇开花。

[经文] **狸子肇肆。**

[传: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杀也。]

[经文] **湟潦生苹。**

[传:湟,下处也。有湟然后有潦,有潦而后有苹草也。]

何按:《说文》:“潦,雨水大貌。”苹,萍也,浮萍。

[经文] **爽死。**

[传:爽也者,犹疏也。]

何按:顾凤藻《经解》云:“死当为起之讹。”爽,霜也。《月令》:“孟秋,凉风起。”霜降。

[经文] **荓秀。**

[传:荓也者,马帚也。]

[经文] **汉案户。**

[传:汉也者,[天]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何按:汉,银汉,银河。天河。《河图括地象》:“河精上为天河。”《诗》笺:“汉,天河也。”

[经文] **寒蝉鸣。**

［传：寒蝉也者，蜈乐也。］

何按：蔡鉴曰："寒蝉应阴而鸣，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

[经文] **初昏，织女正东乡。**

时有霖雨。

何按：霖雨，大雨，即滥雨。风雨自三日以往为霖。雨水，多雨也。

[经文] **灌荼。**

［传：灌，聚也。荼，雚苇之秀，为蒋褚之也。雚未秀为菼，苇未秀为芦。］

[经文] **斗柄县在下，则旦。**

[经文] **八月：剥瓜。**

［传：畜瓜之时也。］

何按：建酉之月。《尔雅》："八月为壮。"《月令》：仲秋之月。剥，剖，破也。葫芦已老，割剖作瓢。

[经文] **玄校。**

［传：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之。］

[经文] **剥枣。**

［传：剥也者。取也。］

何按：剥，攴，击打也。

[经文] **零。**

［传：零也者，降也。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也。］

何按:零,霜,霜降。

[经文] **丹鸟羞白鸟。**

[传: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谓闽蚋也。其谓之鸟何也?重其养者也。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

何按:《古今注》:"萤一名丹鸟、丹良。"

[经文] **辰则伏。**

[传:辰也者,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何按:辰,水星。

[经文] **鹿人从。**

[传:鹿人从者,从群也。鹿之养也离,群而善之。离而生,非所知时也,故记从不记离。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内,率之也。]

[经文] **鴽为鼠。**

何按:为,育也。

[经文] **参中则旦。**

[经文] **九月:内火。**

[传: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何按:建戌之月。《尔雅》:"九月为元。"《月令》:"季秋之月。"

[经文] **遰鸿雁。**

[传:遰,往也。]

[经文] **主夫出火。**

[传:主夫也者,主以时纵火也。]

何按:主夫,司火者,又名司爟。王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

又古有四时改火之俗。邹衍《邹子》(周礼·司灌)郑注引:

"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

[经文] **陟玄鸟蛰。**

[传:陟,升也。玄鸟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蛰,何也?陟而后蛰也。]

何按:陟,迁也。玄鸟,鸵鸟。

[经文] **熊、罴、貊、貉、鼶、鼬,则穴。[若蛰。]**

何按:则,作也。

[经文] **荣鞠,树麦。**

[传: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

何按:鞠,菊也。荣,英荣,开花也。菊花大开。树,种也。播种冬小麦。

[经文] **王始裘。**

[传: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时也。]

[经文] **辰系于日。**

何按:辰,水星。水星凌日。

[经文] **雀入于海为蛤。**

[传:盖有矣,非常入也。]

[经文] **十月:豺祭兽。**

[传:善其祭而后食之也。]

何按:建亥之月。《尔雅》:“十月为阳。”《月令》:“孟冬之月。”

[经文] **初昏,南门见。**

[传:南门者,星名也。及此再见矣。]

[经文] **黑鸟浴。**

[传:黑鸟者何也? 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

何按:黑鸟,即鸵鸟。浴,育也。

[经文] **时有养夜。**

[传:养者,长也,若日之长也。]

[经文] **玄雉入于淮,为蜃。**

[传:蜃者,蒲庐也。]

何按:雉,鷩雉。《左传》谓之丹鸟,司闭者也。

蜃,通震,鸣叫。

[经文] **织女正北乡,则旦。**

[传:织女,星名也。]

[经文] **十一月:王狩。**[1]

[传:狩者,言王之时田也,冬猎为狩。]

何按:建子之月。《尔雅》:“十一月为辜”,《月令》:“仲冬之月。”

---

① 1月—10月皆有星象,惟十一月及十二月无星象。陈久金认为《夏小正》原为十月历法,至十月止,故无星象之论述。十一、十二月乃春秋时人据新夏历(阴阳合历)所补。

公羊传何注:狩犹兽也。大司马:中令教大阅,遂以狩田。猎,犬也。《说文》:"猎,放猎逐兽也。"

[经文] **陈筋革。**

[传:陈筋革者,省兵甲也。]

何按:筋,金。革,戈。筋革,金戈,武装。《周礼》:"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

[经文] **啬人不从。**

[传:不从者,弗行。于时月也,万物不通。]

何按:啬人,又称啬夫。乡里小吏也。《左传》杜注"啬夫,主币帛之官。司空之属。"(襄4年传)《管子·君臣》:"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夏书:"啬夫驰,庶人走。"

[经文] **陨麋角。**

[传:陨,坠也。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陨,记时焉尔。]

[经文] **十二月:鸣弋。**

何按:建丑之月。《尔雅》:十二月为涂。《月令》:季冬之月。

[传:弋也者,禽也。先言鸣而后言弋者,何也?鸣而后知其弋也。]

何按:《易》有"鸣夷"之卦即"鸣弋"也。戈,鸢鸟也,又作鳶。

[经文] **元驹贲。**

[传:元驹也者,螘也。贲者何也?走从地中也。]

何按:贲,奔也。旧说元驹即螘即蚍蜉(蚂蚁),谬。元驹,新马,幼马。

[经文] **纳卵蒜。**

[传: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纳者何也?纳之君也。]

何按:《古今注》:"卵蒜谓之小蒜,即编辫蒜。"

[经文] **虞人入梁。**

[传:虞人,官也。梁者,主设罔罟者也。]

---

①鲁从鱼音,麓、虞古音亦通。

何按:王制有虞人之职,在山林之官也。《说文》作"麓"、"麓人。"虞、麓古音通。[①]

[经文] 麋陨角。

[传:盖阳气且睹也,故记之也。]

何按:麋鹿挂角,脱去旧角。睹,当作曙。

此句已见十一月,疑为错简衍文。或说《夏小正》之物候比《月令》差一月。(四月"执陟攻驹",《月令》五月"絷腾驹"。豳七月亦比《月令》迟一月。

《夏小正》、《七月》、《月令》物候对照

月份	豳风七月	夏小正	月令
一月	三之日于耜。 ……	正月农纬厥耒。初服于公田。农率均田，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 主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二月	四之日举趾。 ……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二月往耨黍。…… 初俊羔。祭者用羔。…… 用鸣仓庚。……	仲春之月耕者少舍。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庙。 仓庚鸣。
三月	蚕月条桑。……	三月摄桑。……妾子始蚕。……祈麦实。……	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枯。后妃斋戒，亲东乡躬劝蚕事。 天子焉始乘舟，荐鲔于庙，乃为麦祈实。
四月	四月秀葽……	四月秀幽（幽、葽一声之转）。 鸣蜮…… 取荼（荼即苦菜）。 ……执陟攻驹。	月份豳风七月夏小正月令孟夏之月蝼蝈鸣。 王菩（一作瓜）生，秀。 农乃升（一作登）麦。

五月	五月鸣蜩……	五月良蜩鸣。 唐蜩鸣(唐蜩即蝉)。 …… 鴂则鸣。……始食瓜。 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仲夏之月蝉始鸣。 鸟始鸣(鸟即鴂) 游牝别其群,则班马正。 乃命百县雩祭祀士有益于民者,以祈。 农乃登黍。
六月	六月食郁(郁李)及奥(婴奥)。 六月莎鸡振羽。	六月鹰始挚。……	季夏之月鹰乃学习。
七月	七月流火(火星流下向西)。七月熟葵及菽。七月(蟋蟀)在野。 七月食瓜。	七月寒蝉鸣。……	孟秋之月,农乃升(一作登)谷,天子赏新。 寒蝉鸣,鹰乃祭鸟。
八月	八月其获。 八月(蟋蟀) 在野。 八月剥枣。 …… 八月萑苇。 八月断壶(葫芦)。	八月剥枣。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 乃劝种麦,无或失时。
九月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授衣。 …… 九月筑场圃。 九月肃霜。	九月王始裘,衣裘之时也。 荣鞠树麦,鞠荣 …… 而树麦,时之急也。	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即鞠华)。 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

十月	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		
十一月	一之日觱发。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十一月王狩。冬猎为狩。万物不通陨麋角。日冬至，阳气至始动。	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
十二月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二之日凿冰冲冲。		

参考文献

能田忠亮:《夏小正》星象论,中日文化,1941 年,第 2 卷第 9、10 期。

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第 10 集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38。

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朱骏声:《夏小正》补传。

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解,丛书集成初编,1936。

王聘珍:《大戴礼记》诂,中华书局。

《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

端午节来源新论

何 新

五月五日端午，上古以为夏至之日，颛顼及殷商古历以之为尝麦、植黍之新年，彝历以为星回之节，又演变为“火把节”。

韩国继首都更名后，又欲将端午节本国化。而国人则数典忘祖，亦很少知道年节古俗的真正来历。故余作此新考以正其源流。

1

端午，端，正也，始也。端午即正五，古“五”与“午”通用，故又为五月的第一个五日。

闻一多云“端午为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但何以设定此为祭龙祭祖之日，则前人无说。其实“端午”之设，是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上古以“夏至”（坤日）与“冬至”（乾日），为一年之两大节日。

公历以6月27日为夏至之日，约当夏历之五月初。古历之夏至在五月略相当于端午，而夏至之节，乃是殷商古历的新年，尝新麦植黍之日也。

据近年商史学者研究甲骨文，夏历五月是殷历之岁首。常玉芝说：“气象卜辞证明殷历岁末岁首的交接是在夏季。殷历的岁首一月是种黍和收麦之月，即相当于夏历五月。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的夏历五月为岁首，所以殷正建午。”

“殷历是以麦收后的始食麦、种黍及大火初昏南中之时作为岁首正月的。于农事，则称‘食麦’月；于天象，则称可标志岁首的大火为‘大辰’、‘天子大纪’。此月为夏至所在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借用月建称名，则可说是‘建午’。”

《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贾疏：“冬至日阳气转升而祭鬼神，夏至日阴气转升而祭地祇物魅，魅：百物之神。致人鬼于祖庙，致物魅于墠（音扇）坛。”

《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可见远古有夏至祭地祇的风俗。所谓地祇，就是

地灵,包括田禝之神,亦即所谓"田祖"。

殷商历法,以夏至(端午)为正月新年。西周建国后改历,以立春为正月新年。其后,汉代行太初历、三统历,历法运算日益精密,夏至不再确定于五月初五,夏至与端午遂分别为两个节日。

但直到晋代,五月五日仍称"地祇节"。《道藏·岁书》:"五月五日为地腊,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万类,内延年寿,记录长生。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据《风俗通》,古时夏至原曾有煮龟之俗,"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龙物也。秋字《说文》作龝,正象煮禾及煮龟。

龟古音近秋。根据先秦古历法,夏至一阴生,此日过后,天遂交入秋令矣。

2

据甲骨文,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故以之为食新麦之节日。西周以后,则演变为端午尝黍并以新黍献神之俗。《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月也,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略引)

黍是中国古代五谷之主,古时包粽子用黍。黍乃稷之粘者,有赤白黄黑数种。许慎《说文》:"黍可为酒,从禾入水为意也。"魏子才《六书精蕴》:"禾下从氽,象细粒散垂之形。""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后乃成也。"所谓角黍,也就是献神尝新的粽子。

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称粽子为"角黍":"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注:"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粘米煮熟,谓之角黍。"

角黍得名,源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取牛角之形似"且"(男阳具)也。据古人说法,角黍之所以要包以宽叶,盖取义于"荫"。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尔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说者以其象火为南方之谷。"火属阳,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以之与黍相配,乃具成"阴阳之象"。

《齐民要术》:"俗,先以二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象。"

3

古人认为，夏至后天暴热，易生百邪致病，如中暑、痢疾等。故于端午节，自古又有避恶之俗。

《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荆楚岁时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文，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绳结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彩绳系结祈福寿绵长，这也就是近年流行国际之间所谓"中国结"的起源。）

端午又有作药浴之俗，药用兰草。《夏小正》：五月："煮梅。蓄兰、颁马。"疏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辟除毒气。"蓄兰即洗兰，以兰汤作沐浴。浴兰汤、悬桃符，都是为避毒。因五月阳气至极，极阳伤人，于是要避毒。以夏至/端午为岁首之俗，今日早已不见于中原。但礼失而求诸野。在少数民族中，则至今仍可见此俗遗风。民族学家卢央指出，彝族太阳历的新年称"星回节"，因为在夏天的星回节有点火把的习惯，所以也称为"火把节"。

陈久金说："星回——就是北斗星开始回转了。这时，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俗说话：星回之日过火把节。我国古代习惯于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彝族也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与《夏小正》以斗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完全一致。"

陈久金又说："星回节，又称'天中节'。'天中'者，正五月也，因为上古历法一年只有十个月，五月为中。"其实，所谓"天中"，与"端午"（端，正也。午，中也）之意义，本来完全相同。①

①夏至建午之月，古代历法不同，换算互有舛误，而统用夏历（旧历），乃有系于五（夏历）、六（商历）、七月（周历）之不同。《礼记·杂记》："孟献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正月日至，冬至也。七月日至，夏至也。殷周之间改历，春秋名目杂用不同历法，换算之间常有出入。郑注谓："鲁之宗庙，犹以夏时之孟月尔。《明堂注》曰：季夏六月，以禘礼记周公于太庙。"孔颖达正义："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

《尧典》已有迎二至的记录。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孙希旦《集解》："迎长日之至，谓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阳生，而日始长，故迎而祭之。礼盛为大，而冬至之礼最盛，故谓之大报天。"

孔颖达疏："皇侃云：天岁有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迎气，三也。"通前为七也。九月大飨（大尝），八也，雩与郊禖为祈祭，不入祭。"

4

火把节至今仍是东南一带民俗大节。据游国恩说：

"滇中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为火把节。"

明人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苗，以火色占农。"李元阳是明嘉靖中人，当时已有火把节之记载，则其俗由来之久可知。明人杨慎《滇南月节词》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星回令节传今古。"（摘录《升庵全集》卷三十九）

清人陆次云《峒志》记："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清人许实撰云南《禄欢县志》："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是节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集也。儿童执火把，梢松枝，杂煤衽而撷之，见尊者叩首，举燎逼裾，松煤燎之，火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肉，饮酒，歌舞杂喧，以趁盛节。""大家小户俱盛酒，合家欢乐，乐为过年。"

许印芳《五塘杂俎》卷二《星回节》谓："节之日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燃木，人室遍照幽，口中喃喃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

《禄欢县志》亦谓"于野松树燎，高丈余，燃之，以照田祈年，视其明暗，卜其丰歉。""倒树当门卧，男妇撩衣跨火过，群相贺曰：星回矣！秽气解矣！"

由此可知，星回节、火把节即云南少数民族新年除旧之节，这种风俗与华夏族殷商古代之风俗相同。

上古曾有"十月历法"，每年设为十个月，"天中节"在十月历法之五月。但周秦以后改用夏历，年十二月，"天中节"则成为六月矣。

5

秦汉以后，古礼失传。以至对端午之起源，乃有种种异说发生。

一说端午起源于春秋时，为纪念晋人介子推。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耳（晋文公）曾落难逃亡，介子推跟随。没有食物了，介子推割自己的股肉煮食于重耳。重耳复国后，赏赐随从，介子推独无所得，与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重耳请他出山，他终不肯出。于是重耳烧山，介子推抱木而被烧死。于是重耳为纪念他，规定晋国以五月五日为寒食（不用火）之节。

[东汉蔡邕《琴操》:“介子绥(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謟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东汉邯郸淳《曹娥碑》则说,端午节是起源于吴人纪念伍子胥:“五月五日,时迎伍君。”伍子胥尽忠于吴,反被吴王夫差杀害,抛尸于江,灵魂不死,化为钱塘江江涛之神。故吴越人民以其死之“五月五日”为纪念节日。

《会稽典录》则记浙人之俗,认为端午是为了纪念汉代之孝女曹娥:“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浙人为纪念曹娥,乃称端午为“女儿节”。

但是流传影响最广的,自然还是端午节纪念屈原说。此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①

又云:“汉建武中,长沙人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其,遗风也。”

《初学记》引用《续齐谐记》这一说法,说民间怕祭屈原之米食被蛟龙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为祭品,据说蛟龙怕粽子上的楝叶、绿丝。

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认为正好相反,粽子就是喂给蛟龙吃的:“糉,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

甲骨文中祖字从“且”。“且”,一说为男性生殖器。但也似即粽子之象形,祭祖之角黍。且、祖、粽,音通。

6

端午日龙舟竞渡之俗,传说起源于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检阅水军。《事物纪原》引《楚传》:竞渡“起于越王勾践”。

《荆楚岁时记》则说其俗也是来自祭祀屈原:“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

①上述诸人,皆以五月五日死,亦非偶然也。

死,并将舟楫拯之,因以为俗。"《岁华纪丽》则综合之,认为赛龙舟之俗是来自于:"因勾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

实际上,上古传说舜帝南巡死于湘水。舜帝是楚人之祖,号称"祝融"。楚俗以五月五日为"祝融(火神)生日",所以为纪念舜帝祝融,而早有龙舟竞渡之俗。

综上所述,端午之节,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乃是殷商之"新年"日。端午食粽的风俗,来源于上古于新年日以新麦、新黍祭祀祖神。龙舟竞渡,则为纪念南游水死的舜帝祝融也。后来随历史之变迁,屈原、伍子胥、介子推、曹娥的事迹亦因都死于"五月五日"而有所增附,但皆非其本原也。此节于秦汉以后(也许更早?)流传到东亚、东南亚地区,遂成为国际节日矣。

(05 年 5 月记于上海)

上古五行十月历考论

1

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于中国上古的天文历法学。顾颉刚认为,"五行"学说起源于战国末及汉代,乃不明其源流之论。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五行学说的本来意义逐渐淹晦失传。[①]现代哲学家多以为五行学说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为宇宙本原的唯物论,完全误解了五行说的来源及意义。

观念起源于上古天文历法之学。所谓五行,行,指五气之运而用以标记五季、五节。行者,巡也,即旬。故《管子·五行篇》云:"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礼运》云:"播五行于四时,故五时谓之一辰。"(五辰,即五星也。)夏商季节不称季节,商称"旬",夏称"时"。五旬各以五材为象征,即金水木火土。用土之季在春,用火之季在初夏,用金之季在长夏,用水之季在秋,用木之季在冬(建筑)。

五行原来的意义是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用以说明一年之中五个季节的变化。《吕氏春秋》把五行直称为"五气",五行即一年中的五个节气,或五个时节。

《礼运·郊特稿》孔疏引皇侃:"天岁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迈气,三也。通前为七也。九朋大飨(大堂),八也。"所言五时迈(五)气,即指五季。

孙星衍在《尚书·洪范》疏中引郑康成说:"行者顺天行气。"《春秋繁露·五刑相生》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尚书·皋陶谟》:"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孙星衍疏引《诗传》云:"辰者,时也。"

2

上古有五行之历法。五行之金水火土,非指五物,而为五物之气。五气即金气、木气、土气、水气及火气之名,五气者,五风也,五风运行导致五种节气的发生,此乃五

①上世纪初"古史辩"派以为五行说起自我国邹衍"五运说",并疑《洪范》所言"五行"为晚出括古之说。又谓阴阳五行说乃汉代随讖纬出而大行。其说皆出臆测荒谬,不以为训。

行、五运之本义。

《史记·历书》曰：

“黄帝考定星历，以立五行。”

《史记·天官书》曰：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管子·五行》曰：

“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五帝德》记黄帝发明五行，“治五气”，王聘珍注：“五气，谓五行之气”。黄帝治五气，即据五气制五行之历法也。五行即五季之运行也。由此可见，五行的出现与日月五星及天文历法密切相关。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释五行周天而生五季云：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是故木居东方而生春气，火居南方而生夏气，金居西方而生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

“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千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

《左传》昭公元年：“分为四时，序为五节。但春秋则四时与五行相合用。”

班固《白虎通德论》“五行”说：“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说明至东汉，人们仍然知道五行即是五节气。《后汉书·东平王苍传》中有“五时衣各一袭”的记载。

3

五行体系最早是从五方开始的。殷商人在甲骨文中，以自我为中心，自称中商，并多次提到“四方”以及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中商会加四方，是为五方，及五风（五气）如：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编》8,10,1）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北受年

北土受年"(《粹编》907)

"东方曰析,风曰析。

南方曰夹,风曰凯。

西方曰韦,风曰彝。

北方曰勹,风曰殳。"(《京》520)[①]

(风是帝的使臣。)

"庚午贞,……于帝五丰臣,……"(《粹编》12)

(丰,借为方。即五方臣。臣者,长也。)

王又岁于帝五臣正,……(《粹编》13)

这里的帝字没有明指何方之帝,应该便是中央之帝,即殷人祖宗在其左右的那位帝。这位帝加上前面有名字的四帝,便是统领五方、代表五方的五帝。

火正之职,掌祭五星,行火政。五方帝在《山海经》里呈人兽合体。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东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东经》)"

后来这些帝有时被称为神,算是某人的魂灵(如《吕氏春秋·孟秋》"其神蓐收",高诱注:"少皋氏裔子曰该,实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有时又被降为帝之佐,诸帝则"各以方色称号"(《大平御览》卷十九引《蒋子·万机论》),为青帝、赤帝、白帝、黑帝,至于中央之帝,则是亦人亦神的黄帝,并有所谓黄帝胜四帝的神话和传说(见《孙子·行军》及《孙子佚篇·黄帝伐赤帝》),又演化为帝以某日杀某色龙于某方,行事应有所规避的禁忌(见《墨子·贵义》)。

《左传·隐公六年》有九宗五正之说。九宗者,九州之宗正也。五正者,五行之官也。昭29年传:"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4

五方、五风、五臣、五帝之外,在五行大系形成以前,还有五火之说,亦见于甲骨

①参《乙编》2452,3094;《通》398。

文字：

"丁丑卜，又于五火，隹。二月，卜。"(《邺中》三，下，40，10)

"……卜，又于五火，在齐。"(《粹编》72)

"又"就是后来的"侑"，一种感恩之祭。

五行各有材官，称"五官"，五官有族，封受氏姓。死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进行尊奉。"播五行于四时"。(《礼记·礼运》)

《管子·四时》篇中，于春夏秋冬各占三月、各据一方、各应一行外，特于叙述夏季时，中间横插一段"中央曰土，土德关辅四时入出……"云云。土辅四时而自己不名时，以此寻求解决五行配四时的难题，不失为一种方法。可是作者对此法也并不甚坚信，所以紧接其后的《五行》篇中，又另立一个"七十二日"的方案。其法从冬至开始，第一个七十二日配木，第二个七十二日配火，如此类推，五个七十二日配完五行，正好一年完毕，以五行来统配三百六十日。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在季夏之月末尾，皆有"中央土"。《淮南子》的《时则训》，火德祗管孟夏、仲夏五个月，六月季夏土德。一年五时。(春、夏、季夏、秋、冬)此五月季法，十月历也。

5

1984 年我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推测提出羿射十日之神话，可能反映上古曾通行一种十月纪时之古老历法。①

陈久金指出："中国上古最古老的十月历的月名，当是依《洪范》五行所排列的顺序来命名的：从夏至新年开始，经水火木金土 5 个月，到冬至新年；再经水火木金土 5 个月，又回到夏至新年。1 年 10 个月分别配以公母，便成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土公，六水母，七火公，八木母，九金公，十土母。如以冬至为一年之始，情

①"尧时，十日并出。"羿乃射之：

1. 十个太阳在同一天一起出。

2. 十个太阳交替(连着)出，没有夜晚。

十日，十只太阳。十个不同的太阳，分别有名，号，即十干，将一年分为十个节气。

前者是神话，后者是历史，指历法混乱。

羿射日，神话，羿造反，历史。羿即有易、有狄、有虞之首领。此说后来在陈久金等所著之《彝族十月历》中得到证实。

况也相类似。”

这种历法,即五行十月历,或曰五气运行十月历法,来源甚古老。我窃以为,即上古所传说之“黄帝历”也。据《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历法创之于黄帝。《史记》称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注引《汉书律历志》:“黄帝起五部”,孟康云:“五部谓五行也。”

五气,即五行之气,指五方(东西南北中)季风。五风形成五季的变化,由此形成以太阳(阳)及五风(阴)为动力的五行历即黄帝历。①

6

所谓“黄帝五气之历”,实即五行之历也。此历至夏代犹存,见于《夏小正》。②

将一年分为五季,每季 72 天,其中每一行又分为阴阳两部分,每部分为 36 天,一年十部即 360 天。十部,即十个节气,或曰“季”,或曰“节”,或曰“月”。

《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

“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

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核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核于亥。”

《管子·五行》说:

“作立五行,以正六时,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从冬至甲子至乙亥 72 日为木行,继之丙子至丁亥 72 日为火行,继之戊子至己亥 72 日为土行,继之庚子至辛亥 72 日,最后是壬子至癸亥 72 日而毕,恰为六个干支周期的结尾,共 360 日整。

---

①秦国所解之颛顼历,似即为十月历。秦简《编年记》云:“昭王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所谓后九月,新羞秦以十月为终月,闰月置于九月后,称后九月。

②详说见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史记·历书》曰：

“黄帝考定星历，以立五行。”

《史记·天官书》曰：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管子·五行》曰：

“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由此可见，五行的出现与日月五星及天文历法密切相关。

五行	春	夏	夏至	秋	冬
五性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十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十二律	太蔟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吕
五数	八	九	五	七	六

《吕氏春秋·十二纪》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季夏之末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巳	庚辛	壬癸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虫	鳞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亶	焦	香	腥	朽
五祀	户	灶	中雷	门	行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居	青阳	明堂大庙	太庙太室	总章	玄堂

《淮南子·时则》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夏至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五虫	鳞	羽	蠃	毛	介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已	庚辛	壬癸
爨火	萁	柘	柘	柘	松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亶	焦	香	腥	腐
五祀	户	灶	中霤	门	井
五祭	脾	肺	心	肝	肾
天子朝	青阳	明堂	中宫	总章	玄堂
兵	矛	戟	剑	戈	铩

《管子·幼官》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季节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方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火囊	羽兽	毛兽		介虫	鳞兽
五音	角	羽	宫	商	徵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气	燥	阳	和	湿	阴
饮井	青后	赤后	黄后	白后	黑后

六种古历之比照

公历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夏	10	11	12	正月	2	3	4	5	6	7	8	9
颛顼 古历	正月	2	3	4	5	6	7	8	9 7	 10	 11	12
商 (一)	11	12 冬	正月	2	3 春	4	5	6 夏	8	 8	 9	10 秋
周	12	正月	2	3	4	5	6	7	9		10	11
楚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1	12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10[1]	荥月	献马
商[4] (二)	冬月	胐月	元月	荆尸	夏 未 之月[2]						燎月 腊月[3]	大狩 月
	正月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燎月	献马	冬夕 (月)
	援月	刑夷	夏尿	纺月					燎月	献马	冬夕	屈夕
	6	7	8	9	10			1	2	3	4	5

[注]《礼·檀弓》孔疏引《元命苞》、《稽耀嘉》:"夏以十三月为正,以寅(时)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以夜半为朔。"

《春秋》公羊何休注:"夏以斗建寅三月为正,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近年出土昭固楚简楚历建亥。

①楚历十月历法。至申为一年。燎月、献马过年(闰),正月为始元之月。

②昭固楚简。

③鄂君启节。

④商历,一说逮丑。近人研究据甲骨文,则有新说为建年,以夏至为农事之岁首。

《月令》与《十二月纪》以春夏秋冬四季各配数字：□

春　8　夏　7□

秋　9　冬　6□

其纪数之月数，乃错落使用颛顼古历及周历也。周历以 7 月为夏，9 月为秋。以 1 月为冬，正当颛顼历之 6 月。3 月为春，正当颛顼历之 8 月也。故冬春以 6、8（颛历）为纪，而夏秋以 7、9（周历）为纪。

周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颛历	6	7	8	9	10	(1)	(2)	(3)	(4)	(5)		闰	B
	冬		春				夏		秋				
	(B)		(B)				(A)		(A)				

河图数（甲）	殷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太阳历十月历		7	8	9	10	1	2	3	4	5	6	
河图数（乙）	周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颛顼古历（十月历）	6	7	8	9	10	1	2	3	4	5	（闰余）	
	新夏历	冬	冬	春	春	春	夏	夏	夏	秋	秋	秋	冬
		11	12	正月	2	3	4	5	6	7	8	9	10
	公元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洛□书□历		2	3	4	5	6	7	8	9	10			

新商历与夏历公历之比照

夏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新商历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公历	11	12	10	2	3	4	5	6	7	8	9	10

周 历	正月(冬至)	二月	三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颛项	6	7	8	9	10			正	2	3	4	5
殷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夏历	11 月	12 月	1 月（立春）	2	3	4	5	6	7	8	9	10
古太阳历	7	8	9	10	11	12	1 月	2	3	4	5	6
商历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公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周历以冬至为正月。□

周历以春分为正月。□

商历以夏至为正月。□

颛项历立秋为正月。[①]传说在夏以前曾使用“颛项”、“太元”、“太初”等古历，可能即以太阳、太阴(月亮)及大火为占候。□

太阳历是最早之历法。以观测太阳并以太阳之运动作为测时之标志。测太阳之影寻求阳极(夏至)与阴极(冬至)。夏至为新年，夏至是一个重要标记。全球性的，如英国的巨石门、日本绳纹人之天文建筑。□

后来演为观象，即观大火星(龙星)及虎星(参)为纪的龙虎历法。

①周历与西历相近，亦为阴阳合用之历。夏历与阴历相当。夏历五月五，约当周历之七月，乃夏至之日。常玉芝说殷历以是日为新年。年者，季也，收割之时也。是日收新黍，大享。

《夏小正》与十月历法

陈久金

《夏小正》中除记载各月的星象出没以外，还载有许多物候知识和农事活动。从星象来看，它是一年为十个月的历法，在物候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夏小正》有正月“囿有见韭”、“桃则华”。《夏小正》说的是河南省中部的物候，农历正月是见不到韭菜发芽和桃花开放的。东汉《四民月令》说“三月桃花盛”，这是符合实情的。《淮南子·时则训》说：“二月桃李始华”，惊蛰在农历的二月初，但对《夏小正》来说，尚在正月底，所以《夏小正》说正月桃始华也是对的。

《夏小正》二月有“祭鲔”。《毛诗疏》曰：“鲔鱼出海，三月从河上。”鲔是一种到内河产卵的海鱼。祭鲔之举，表示捕鲔的季节到了。《月令》说，三月“荐鲔于寝庙”。说明捕鲔的季节在农历三月。农历的三月上半月正好是《夏小正》十月历的二月下半月，所以有此差异。

《夏小正》有三月“榖则鸣”。《尔雅》释为“天蝼”，郭璞《注》为“蝼蛄”，这是对的。《月令》有四月“蝼蛄鸣”。农历的四月上旬，正合《夏小正》的三月下半月，所以《夏小正》记为三月。

《夏小正》四月有“鸣札”和“囿有见杏”。杨雄《方言》说：“蝉，其小者谓之麦蛰。”因此，麦蛰是在麦熟时始鸣的蝉。麦熟在农历的五月初。《月令》曰：五月“蝉始鸣。”《周书》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鸣。”《夏小正》五月有“良蜩鸣”和“唐蜩鸣”，蜩是蝉的一种。夏至后五日在农历的五月底，故相当于《夏小正》的四月底和五月上半月。

杏的成熟期当在农历的五月，适为《夏小正》的四月。

《夏小正》七月有“寒蝉鸣”。农历七月尚未到寒蝉鸣的季节。《月令》说：“白露降，寒蝉鸣。”白露为八月节，正好为《夏小正》十月历的七月上半月。《太平御览·时序》更有引《月令》“季秋之月寒蝉鸣”的，农历九月初相当于《夏小正》十月历的七月底，也相合。

《夏小正》二月有“玄鸟来降”；七月有“爽死”。玄鸟指燕子。按夏纬瑛的解释，“爽死”即“爽司”，为“玄鸟司分者”。[①]据《左传注疏》杜注：“玄鸟，燕也。从春分来，秋分去。”春分在《月令》和《夏小正》中都是二月，但秋分在农历为八月，在《夏小正》为七月，故有七月“爽司”之说。

《夏小正》有八月“剥枣”和“栗零”。黄淮流域枣子初熟大约是八月底至九月初，此时收取为脆枣。要得干枣当让其过熟，过熟期还需30天，将是农历九月下旬的时节。《中国农谚》载河北“立冬打软枣”，正是指此，立冬在十月初。据夏纬瑛的意见，《夏小正》所说的“剥枣”，剥非击之意，而是“剥削其皮以为枣脯”，则当为过熟期枣，由此证实《夏小正》的八月剥枣当为农历的九月下旬。《种树书》说栗子“九月霜降乃熟”，霜降在九月下旬。这都说明《夏小正》的八月相当于农历的九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

《夏小正》有九月“王始裘”。裘为皮衣。农历九月尚是秋天，在黄淮地区不至于要穿皮大衣。当为农历十月下旬以后的寒冬季节。《夏小正》十月历的九月为农历的十月下旬和十一月，这正是始穿裘的季节。《蔡氏月令》十月有“天子始裘”的记载，正与此相合。

《夏小正》十月有“豺祭兽”和“黑鸟浴”。豺祭兽表示冬猎季节的到来。冬猎季节为秋收后的农闲时期，农历十月农事尚未完毕，因而猎季尚未到来。此与农历十二月的腊祭有关。十二月猎季，在《周礼》中的记载。农历的十二月适合《夏小正》十月历的十月，故有此说。

《传》曰：“黑鸟者何？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黑鸟即现在通称的乌鸦。寒冬季节，乌鸦吃食稀少，都聚集成群，寻找食物，只有此时才成群飞翔。而农历十月乌鸦尚未乏食，也不成群。由此也证实《夏小正》之十月当为农历十二月之时。

---

①见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

［译文］

七月[①]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里发授寒衣

第一个十日寒风凄凄
第二个十日寒气凛冽
如果无衣无被
怎样度过岁末！

第三个十日里整农具
第四个十日[②]举足踩耒耜
老婆儿子一起干
吃饭在田中
田君看了很喜欢

七月大火星西落
九月发授寒衣立春阳气再生
黄鹂放声歌唱

---

①除久金说：此诗历法乃中国夏、商时代所行之十月历法。故诗篇中无十一月、十二月。

②原文作“日”。日，古字通为“时”，时通什。十天为一什（时）。又古历以十日为一旬，一旬即一时也。四时即四十天。九月授寒衣者，冬至也，冬至后四十天迎春。清代民谚“数九歌”亦有类似之说：“谓冬至之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五九四十五天，即四之时／什也。十月历岁终于冬至，冬至后之四十天似为寄闰之日，故以十为计。

姑娘抱着深筐
走入曲折小径
采摘柔嫩桑叶

春日愈来愈长
野菜白蒿茂密
姑娘之心却伤悲
因为要随公子去

七月大火星西落
八月就要割芦苇
蚕月修剪桑树
挥动大斧小斨
采下柔嫩桑叶
砍掉弯曲长枝

七月伯劳鸟叫
八月开始织麻
先染青色和黄色
再染鹅朱和大红
为公子们做礼服

四月采苦菜
五月听蝉叫
八月里收割
十月里叶落
第一个十日打貉子
捕捉狐狸
给公子做皮衣

第二个十日开大会
演练武功
捉住大猪分众人
捉住大熊献王爷

五月斯螽(蚂蚱)满地蹦
六月纺织娘鼓翅鸣——
七月鸣叫在田野
八月鸣叫屋檐下
九月鸣叫在窗底
十月蟋蟀进屋藏床根

塞堵门洞熏老鼠
封上北窗掩门户
召唤老婆和孩子
准备又要度新年
搬进这座新房屋

六月采集李子和野果
七月烹煮葵菜和菽豆
八月里打枣
十月里收稻
酿造成春酒
给老人们祝寿
七月里吃北瓜
八月里摘葫芦
九月里拾麻子
采集荼菜
割椿作柴
为农夫们储备冬食

九月里整圃作晒场
十月庄稼收入仓
黄米、小米次地熟
还有秫子、麻子、豆和麦

召唤我们农夫
快把庄稼收完
爬上屋顶收拾房子
白天采集茅草
夜晚搓成绳子
赶紧建好房屋
再准备来年的种子

第二个十日
冲冲凿冰
第三个十日
冰藏入地窖
第四个十日早朝
献祭羔羊和新韭

九月里降霜
十月里打场备酒设宴
宰杀嫩羊
登上祖社的大堂
擎起犀角的大杯
共祝福寿久远悠长!

［原文］

七 月

七月流火，[1]
九月授衣。[2]
一之日觱发，[3]
二之日栗烈。[4]
无衣无褐，[5]
何以卒岁？[6]
三之日于耜，[7]
四之日举趾。[8]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9]
田畯至喜。[10]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11]
有鸣仓庚。[12]
女执懿筐，[13]
遵彼微行，[14]
爰求柔桑。[15]

春日迟迟，[16]
采蘩祁祁。[17]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18]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19]

蚕月条桑，[20]
取彼斧斨，[21]

以伐远扬，[22]
猗彼女桑。[23]

七月鸣鵙，[24]
八月载绩。[25]
载玄载黄，[26]
我朱孔阳，[27]
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28]
五月鸣蜩。[29]
八月其获，[30]
十月陨萚。[31]

一之日于貉，[32]
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33]
载缵武功。[34]
言私其豵，[35]
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36]
六月莎鸡振羽。[37]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38]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39]
塞向墐户。[40]
嗟我妇子,
曰为改岁,[41]
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42]
七月亨葵及菽。[43]
八月剥枣,[44]
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45]
以介眉寿。[46]

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47]
九月叔苴,[48]
采荼薪樗,[49]
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50]
十月纳禾稼。[51]

黍稷重穋,[52]
禾麻菽麦。[53]
嗟我农夫,[54]
我稼既同,
上入执宫功,[55]

昼尔于茅，[56]
宵尔索绹。
亟其乘屋，[57]
其始播百谷。[58]

二之日凿冰冲冲，[59]
三之日纳于凌阴。[60]
四之日其蚤，[61]
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62]
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63]
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64]
称彼兕觥，[65]
万寿无疆。

[题解]

此诗乃后世四季歌之原型。《周礼·春官》："中春，尽击土鼓、歌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则歌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歌豳颂、击土鼓，以息鬼物。"郑玄云："豳风七月也，歌之者，以龠为之声。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气歌其类也。"

李善注《后汉书》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记述西周时一年之历法、物候、农事及村社农民生活，是《诗经》中一首极其珍贵的风俗诗、民情诗，宛如同时生活之一幅长卷也。

七月流火，夏至也。天文历法中之二分二至(春秋分、冬夏至)，于不同之古历法皆曾作为岁时纪元之标记。其中一种上古历法则以夏至日为新年岁首。此诗历来为研究者重视。

大火又称心星，即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七宿的心宿二。它是一颗红超巨星，故古人称之为"大火"。古有观察大火之专官：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九年)

"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国语·晋语四》)

商人先祖为陶唐氏火正,"祀大火"并"主大火";并以"火纪时"、"实纪商人",与古人又把它称为"大辰"一样,是说大火实为商人标记时间用的纪年之星。

《公羊传》昭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大火谓心,伐谓参伐也,大火与伐,天所以未民时早晚,天下所取证,故谓之大辰。辰,时也。"

《国语·晋语四》谓辰、参是"天之大纪也"。韦注"所以大纪天时"。

"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东宫苍龙七宿横亘南中天时,大火心宿处中最为明亮,故为观象授时的标准点,而这一天象在殷商时期适为夏至。

《书·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竺可桢先生认为此"盖殷末周初之现象","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中",与《尧典》所记相同,亦应为殷末周初的天象。张培瑜先生也指出:"古代我国曾用大火、鸟星作为授时标准,大火、鸟星比较明亮,高度适中,它们的黄昏南中,在殷商时期是判定春分、夏至的标准星象。"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也认为,约公元前 2100 年前后有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根据昏测大火南中以定夏至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殷商","根据昏测大火南中的夏至月来作为岁首正月"。

《公羊传》昭公十年疏引孙炎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谓之北辰。"

诗以《七月》名篇,盖一年之中从六月夏至开始。夏商前之古历以六月为岁首(常玉芝说),如今彝族火把节(星回节 / 夏至)仍为新年之始。

此诗中不见十一月,十二月之名,陈久金谓:此历法之一岁终于十月。

黄中松《诗疑辩证》:"《七月》诗首言七月。""《七月》一篇,所陈一岁之事备矣,而以七月为首,何也?范逸斋曰:'是诗以农为本,前乎此则农业未毕,到七月凡耕稼耘耔皆已毕功,止俟其成耳,国君于是时而训农,则卒岁与来岁之事无不毕举,其意欲使之预备,无后时之悔也。"

《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笺》:"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疏》:"作《七月》诗者,陈先公之风化是王家之基业也。毛以为周公遭管蔡之流言之变,举兵而东伐之,忧此王业之将坏,故陈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风化之所由缘,致此王业之艰难之事,先公遭难,乃能勤行风化,已今遭难,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陈先公之事,将以此序己志。"

诗中包括时令的记载,虫鱼草木的生长,以及生活上的变迁和风俗习惯,等等,可看作西周农业社会的一个剖面。

陈久金指出:

"《七月》应是记载豳地的物候诗。在《七月》的八首诗中,共有三十处提到月名,合计有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另外还有提到季节的地方。曾几次提到了卒岁和改岁月,但都没有一处出现十一月、十二月的名称,这就象征着一年只有 10 个月。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由此可见,十月过完就是改岁的时节,并非过完十一月、十二月才过年。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十月之后,再经一之

日、二之日等就卒岁了。

《七月》中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记载。《毛诗》说：“一之日，十之余也。”

原文作“日”。日，古字通为“时”。十天为一时。《左传》昭5年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又古历以十日为一旬，一旬即一时也。四时即四十天。九月授寒衣者，冬至也，冬至后四十天迎春。清代民谚“数九歌”亦有类似之说：“谓冬至之后，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五九四十五天，即四之时/什也。十月历岁终于冬至，冬至后之四十天似为寄闰之日，故以十为计。

“《七月》与《夏小正》的农事节令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使用每年十个月的太阳历。”

是以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春日”；“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为顺序。此乃夏以前上古称月之法也。以此序一之时、二之时、三之时、四之时计四十天（含闰）乃正月，二月（春日）、三月（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此月法实为十月之历。

又：上古有冬日凿冰取冰纳冰之俗。《左传》昭4年记：

“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睹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互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与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扁，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阳，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礼运》：“播五行于四时。”谷梁春秋范宁集解：“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汉志》引刘歆云：‘时（日）以记启闭，月以记分至。’”

［注释］

①《传》：“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东方心星，亦曰大火。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暑退将寒之候也。陈奂云：“《四月篇》‘六月徂暑’，《传》云：‘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盖火在唐虞夏以五月昏中，六月西流，周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其候逐岁渐差。《诗》虽作于周初，然公刘在夏末，或已七月西流。《春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左传》记孔子说：‘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火伏在今十月，犹西流，言未尽没，知是九月，历官失一闰。’案，火伏在九月，春秋之季火伏在十月，九月犹西流，其候又差矣，此即后世岁差之法。”

大火，心宿二，天蝎座四星。吴闿生：“火，火星。流，下也。”何按：流，落也。周历七月，大史将

伏，夏至也。殷商古历以为新年星图、天中之节。

陈奂："流火，火下也。火向西而下，暑退将寒之候也。"

②毛传："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周代村社，农终身农，工终身工。社内交换不发达，故寒衣由村社发授也。

《周礼·典妇功》："群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齐。"《典丝》："颁丝于外内功，皆以物授之。"《典台》："以待时颁功而授齐。"

③何按：日古音时，十也。上古以十日为一旬，一之时/十，即第一个十天，十月后的第一旬。韩诗"觱发"作"毕发"。《说文》作"毕泼"，训"风寒也"。韩说："一之日，夏之十一月。"王先谦说："周正月也。"毛传："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发，风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气也。"《孔疏》："一之日者，数从一起而终于十，更有余月，还以一二纪之。"俞樾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纪数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纪数也。公刘徙豳，当有夏中叶，则其俗必循用夏正。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为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变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纪数，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则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谓之一月、二月，故从周正数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为替月，替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数之则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

皮嘉祐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者，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逸周书周月篇》云：'亦越我周，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是为此篇之确证。"

吴闿生："一之日，十一月也。十月之余，称一之日，变文耳。"

余冠英："觱发，大风触物声。"

④陈奂："二之日，十有二月之日。"

毛传："栗烈，寒气也。"栗烈，即凛烈。

⑤郑玄："《说文》：'褐，……一曰粗布。'"《孟子胜文公篇》赵注："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也。或曰，褐，台衣也。一曰粗布衣也。"

⑥郑玄："卒，终也。……将何以终岁乎？"

⑦毛传："三之日，夏正月也。于耜，始修耒耜也。"

⑧陈奂："四之日，四月之日也。周四月，夏二月也。"

朱熹："举趾，举足而耕也。"

王应麟："至于四月，始可举足而耕。"

⑨朱熹："馌，饷田也。"

⑩毛传："田畯，田大夫。"何按：田畯，即田君，乡大夫。为井田族社之长老、族长，村社集体农业劳动之组织者、领导。

⑪郑玄："载之言则也。阳，温也。"何按：载，才也。才，初也。阳，阳气。

⑫朱熹："仓庚，黄鹂也。"《说文》：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离黄即黄鹂。《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

⑬毛传："懿筐，深筐也。"

⑭陈奂："微行，小道。"

⑮陈玄："柔桑，稚桑也。"爰求，援求，求，采也。

⑯朱熹："迟迟，日长而暄也。"

《传》："迟迟，舒缓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⑰毛传："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众多也。"笺："白蒿煮汁浸蚕子，利其育。"何按：祁祁，读为挤挤、清清。

⑱殆，何按：即待，将。及，与也。《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欲嫁焉。"余冠英："是说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其说甚谬！

《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西周之世，伯为诸侯通称，如《尚书》屡称邦伯者是。诸侯称公，实盛于春秋之世。古者君为诸侯之通称，王则称大君。中斛云"王大省公族"。毛公鼎云"命女公族"。"以乃族干吾王身。"君即尹，执事也，王即公。

但上举铜器皆西周物，其所称公族皆王室之官，王室之官而称公族。

⑲朱熹："萑苇，即蒹葭也。""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萑，割也。条，析也。

⑳《笺》："条桑，枝落采其叶也。女桑，少枝长条，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条桑《玉篇》引作挑桑。

朱熹："蚕月，始蚕之月。"三月(夏历)。

条桑，韩诗作桃桑。

㉑笺："斨，方孔的斧。"

㉒毛传："远，枝远也。扬，条所也。"

㉓严粲："《补传》曰：'猗，倚也。'……今曰：倚，犹依也。就树采之也。《释木》云：'女桑，荑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何按：女古音汝，与柔、弱通。柔桑、新桑也。《玉篇》引猗作椅。《说文》椅，偏引也。

㉔毛传："鵙，伯劳也。"一作鴂。《左》昭十七年：伯赵氏，司至者也。杜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夏小正》：五月"鴂始鸣"。《月令》小暑至，"鴂始鸣"。

㉕载，何按：读作札织也。绩，麻。陈奂："麻曰绩，……麻所成曰布。"麻雌雄分株。雄曰台，亦称牡麻。程瑶田说："夏刈之，则八月可绩也。"绩，续也，搓麻成线曰"绩"。

㉖朱熹："玄，黑而有赤之色。"

㉗朱熹："朱，赤色。阳，明也。"我朱，鹅朱，孔阳。

㉘郭璞《尔雅注》"葽绕，远志也"。"远志"别称"小草"，入药。"小草旧名呼"远志"，故人今已赋"当归"。《夏小正》四月秀葽，幽葽常通。葽即苦菜。《逸周书·时训》：小满之日苦菜秀。《月令》贺夏"苦菜秀"。苦菜或曰荼。(从杨之水说)鲁诗说："此味苦，苦葽也"。一说为蝉。

㉙蜩，蟪蛄，蝼蛄。

㉚毛传："获，禾可获也。"

㉛毛传："陨，坠。萚，落也。"

陈奂："陨萚，谓草木坠落也。"

㉜郑玄："于貉，往搏貉以自为裘也。"何按：于，当为干之讹。

吴闿生："貉，狐属。"

㉝陈奂："《车攻》《传》云：'同，齐也。'"马瑞辰："同之言合齐也。谓冬田大合众也。"何按：古者寓兵于农，冬猎会众，习武练兵。

㉞朱熹："缵，习而继之也。"

陈奂："武功，田猎之事也。"

㉟孔颖达："一岁曰豵，三岁曰豜。大兽公之，小兽私之。"

㊱陈奂："诗之斯螽，……蝗类也。长而青，长角，长股，股鸣者也。……以两股相切作声。"

㊲余冠英："莎鸡，虫名。今名纺织娘。"

㊳朱熹："宇，檐下也。"

㊴毛传："穹。穷。窒，塞也。"

陈奂："穹窒熏者，言穷尽鼠穴而塞之灼之也。"

㊵毛传："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向，北面。《说文》："北出牖也。"

㊶陈奂："曰，语辞。……改岁，更一岁也。"

黄焯《诗疏平议》："改岁，犹今俗云过年耳。"

㊷毛传："郁，棣属。薁，樱薁也。"

孔颖达："郁，棣属者，是唐棣之属也。……其树高五六尺，其实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马瑞辰："樱薁，盖草之蔓生者。……《齐民要术》引陆玑诗义疏云：'樱薁实大如龙眼，黑色，今车鞅藤实是。'"

㊸朱熹："葵，菜名。菽，豆也。"

㊹毛传："剥，击也。"

㊺毛传："春酒，冻醪也。"

陈奂："疑即今之白酒酿，酒之有汁滓者。"

㊻郑玄："介，助也。"何按：郑说不确。介，加也。

朱熹："介眉寿者，颂祷之辞也。"

㊼毛传:"壶,瓠也。"瓠,今称"葫芦"。

㊽毛传:"叔,取也。苴,麻子也。"

㊾朱熹:"荼,苦菜也。樗,恶木也。"

陈奂:"樗,今俗之臭椿。"

㊿毛传:"春夏为圃,秋冬为场。"

陈奂:"春夏之圃,至秋冬作场以治谷,是谓之筑场圃。"

51郑玄:"纳,内也。治于场而内囷仓也。"

朱熹:"禾者,谷连藁秸总名。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

52朱熹:"先种后熟曰重,后种先熟曰穋。"

53陈奂:"禾者,今之小米。……禾麻菽麦,判然四物。"

54嗟,叫,呼唤。郑玄:"既同,言已聚也。"

55上入,何按:上庐。入,庐也。房顶。执,治,功,工。宫,宫室。朱熹:"可以上入都邑,而执治宫室之事矣。"

56郑玄:"尔,女也。女当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

朱熹:"索,绞也。绹,索也。"

57玄:"亟,急。乘,治也。"

58朱熹:"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

59陈奂:"《韩诗》云:冲冲,声也。"

60毛传:"凌阴,冰室也。"

61林义光《诗经通解》:"蚤读叉,取也。其蚤,谓取冰也。"何按:旧说皆不确。蚤,读为朝,朝会。

62王国维《观堂集林》:"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

63朋,何按:备也。

陈奂:"《说文》:'飨,乡人饮酒也。'"

64朱熹:"跻,升也。"公堂,公,宗也,宗社。

65朱熹:"称,举也。"

陈奂:"《卷耳》《传》:'兕觥角爵也'"

考论：关于天文十月历法

《陈久金集》序言①

我在1983年研究中国上古史时，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史官起源于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已有明言），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特别是宗教哲学及艺术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也是我当时尝试以太阳崇拜为线索，重新研究和理解中国古文明的原因。而理解此点，也确实导致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全新认识。

2．上古中国存在多种天文（神话性）宇宙理论和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据阴阳合历的夏历所提供的范式所能理解的。因之，我从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测其后面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十干与十日关系，大胆推测十月历法的可能存在。

多年来，在学术上我重视的是一句古训：“唯陈言之务去。”因此，在《诸神的起源》中我自说自话，翻掉了古今不少老先生苦心垒筑经营粥饭的炉灶。为此自然掀起了不少风波。

但是我没想到，在8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走向解放的进程中，其实是有许多同道者的，陈久金先生我认为就是最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天文学史的领域中大胆开拓、力破藩篱，而卓有建树的一位杰出学者。

我最初读陈氏之书，是其所著《天文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在15万字小篇幅中，对世界各主要天文学理论传统，作了简明扼要、确切周详的概述。此书我多年中一直置于手边，确是一部“开卷有益”之作。

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后来在《彝族天文学史》中关于“十月历法”的论述，我确信其

①此文是作者为《陈久金集》一书写的序言。《陈久金集》，收于《开放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新任该丛书主编。

对于《夏小正》、《管子·幼官》以及《诗·七月》的重新阐释是深刻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后业在《太平经》等古道书中找到了更直接的证据。以后在我研究《周易》的著作中会予以发表。

此后，我即注意搜寻研究陈先生的著作，进一步注意到其对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起源的创造性研究。每读其新作，时有顿开茅塞之感。

因此，当张文达社长提出讨论《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中专集选题的时候，我自然推荐陈久金先生的论文集。而且，我也为我们这部文库能收入陈先生的文集感到荣幸。我深信，此书出后，陈先生的古天文史及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将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包括台港）学术界引起应该发生的震动。并引起人们通过天文历法学说，重新思考并引起对于中国远古宗教、哲学、艺术起源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

何新　1992.1.24

陈久金谈十月历

我从事天文史的研究，是从上古开始的。首先涉及的，就是古六历和四分历的起源。为了系统地整理先秦历法，写了《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历》一文，随后便涉及历法中一些基本常数的探索，二十八宿和节气的起源等。但我真正着力从事中国天文起源的研究，还是1983年以后的事。

自从发现彝族十朋协以后，我就认准了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发现了《夏小正》具有十月太阳历的特性以后，也就更加坚定了我进一步探索的决心。当我得知小凉山以五行配公母作为十月历的月名以后，终于使我恍然大悟，阴阳是公母概念的提炼和抽象化，阴阳与五行相配就是十月历的月名。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观念之所以应用如此普遍，正是有了阴阳五行历法这个基础。上古文献中以阴阳五行来表示时节物候，正是使用过阴阳五行历的直接证据。至于在气象和中医等文献中大量应用阴阳五行，也是由于气象、医学与十月历各个季节关系的象征。

为了研究上古十月历，我曾系统地研究过有关阴阳五行的历史文献，以及它的演变过程。并且仔细分析了与阴阳五行的历史文献，以及它的演变过程。并且仔细分析了与阴阳五行密切有关的河图洛书的性质，确信河图洛书就是历法，是用图画和方位的形式表示的十月历，这对于远古上古没有文字或文字尚不普及人们来说，是很有实用意义的。远古时人们将 1 岁分为春秋两季，称为阳年和阴年，是以 1 岁中的两个收获季节来划分的。每个收获季节各占有 5 个阳历月，每个阳历月各为36天。尚须特别声明，我们这里并不是单纯讨论“阴阳”和“五行”这几个专有名词的起源。“阴阳”二字的概念，可以由“公母”、“天地”、“刚柔”等代替；五行也可以五个数或任何五个其他名称来区分，或者直接以人的左右五个手指来代替。故十月历与阴阳五行并不等同，阴阳五行是十月历的月名。但十月历完全可以形成于“阴

阳五行”的名称出现之前。

为了探索十月历的起源，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便涉及到上古文化史上的若干疑难问题。除掉论及阴阳五行的本质以外，诸如河图洛书，明堂月令、《周易》“系辞”中的天地十个数和乾卦六龙爻位的本质、《山海经》中六座日出入之山的本义和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的本义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证，认定它们都与十月历有关。以往许多费解的问题，只要用十月历来解释，也就十分顺畅自然。我们研究十月历起源的意义也就在于为解开中华文明宝库中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一把有效的钥匙，还古史以本来面目。十月太阳历依据不同系统的月名，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以阴阳五行给月命名时称为阴阳五行历，以物候给月份命名时称为天干十日历，以序数给月份命名的则有《夏小正》。以往有好些学者都以为古人创造天干地支的目的是用于纪日的，经过我们研究，这种说法与古之记载不合，古人无论创立天干或地支，都是用于纪月的。十个天干就是十月历的月名，十二地支，就是阴阳合历的月名。本文集中所选载的《论夏小正是十月历》、《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天干十日考》等，就是探索其起源的一些代表作。

大概每一个从事学术生涯时日稍久的人，都会尝到一些甘苦的滋味。为了写《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一文，我耗费心血少，自谓是个人的一篇力作。1982 年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召开前，我递交了那篇文章，不意经主管专家审查后竟遭否决。幸而这项工作还有人给予好评，灰心懊恼之情才得稍解。当时《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王奎教授是此次国际会议化文审查工作主持人之一，1983 年 10 月他来了一信，说：

“正在看你的大作《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这篇文章功夫下得很大，很有创见。涉及面很广，而决非泛泛之谈。有不少被古代注家牵强附会解释错误的东西，经你重加分析以后，使人顿开茅塞。阴阳、五行、八卦的起源是上古的事，要一举加以论定自然不是易事，但即使这篇文章还有可商之处(这当然会有的)，也决不失为我国科学史界近年不多见的、有分量的佳作。在我看来，由于阴阳、五行、八卦这一思想体系对我国传统文化、科学影响深远，这篇以新的观点追源溯本的文章对中国学术界应该能引起一定的反响。”

“现在我要郑重地向你致歉意！去年会议前这篇文章按学科送审，不意竟被否

定，忙乱中未能组织覆审就压在那里，怪我没有认真尽到职责，实在对不起！自担任学报主编以来，我一向以粗心大意、埋没佳作为大戒，不料仍然犯了这种毛病，实在不象话！”

这样一封充满热情和鼓励的信，确实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后来这篇文章真的对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仍然有人辗转相托希望得到这篇论文。我认为此文并非尽善尽美，但确实曾为此付出大量劳动，现在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这本集子里，以便呈献给读者。

我以为当今学术界那种四平八稳的中庸作风并不可取。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应该得到鼓励和赞扬。正是那些不畏艰险在学术前沿从事探索的人们，才是学术界的希望。1987 年安徽含山出土 5000 年以前刻有图形的几块玉片，考古界的学者们几乎已经认可它与洛书有关。承蒙华觉明教授的推荐，使我得以参与这件文物的研究工作。我为论文加了醒目的大小标题，编者出于避免过于触犯传统观念的好意，将这些大小标题全都取消了，改名为《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为了维持原有的风貌，本文集转载时恢复了原有标题。

何新教授《诸神的起源》从羿射十日的故事，联系到天干十日，便立即认识到古人发明“十干”并不是为了纪日，而是用于纪月的。即“天干十日是太阳月之名”，一岁分为甲月、乙月、丙月……癸月等 10 个不同阳历月，每个阳历月为 36 天。“十日并出的本义为 1 岁中有 10 个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没有季而有不同的月度。”这是一种杰出的认识。古今天文学家随时随地都在与干支打交道，为什么会想不到呢?这叫作熟视无睹，囿于成见。做研究工作需要有正确严密的推理和灵感，没有灵感和推理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就，而灵感和推理是建立在浓厚的学术功底基础之上的。彝族十月历的发现和上古十月历文献的发掘，证实了何新这个推理和判断是正确的。

天文学的产生往往出于历法的需要。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可分为阴阳五行历和阴阳合历两在系统。不明白这一点，对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阴阳五行历出自西羌，阴阳合历出自东夷，二者几乎是平行发展的，直至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两种文明才融为一体。十月历可简称为阳历，阴阳合历可简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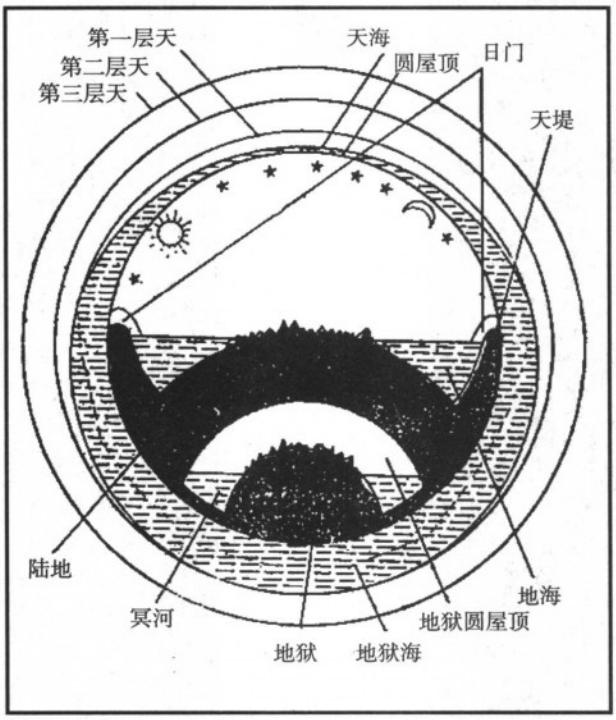
阴历,故《尔雅·释天》将十月的异名称为“月阳”,十二月的异名称为“月名”。故有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十二地支的本义也是十二月名。将干和支结合起来,组成六十周期用于纪日,大约是商民族的创造。

《陈久金集·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卷三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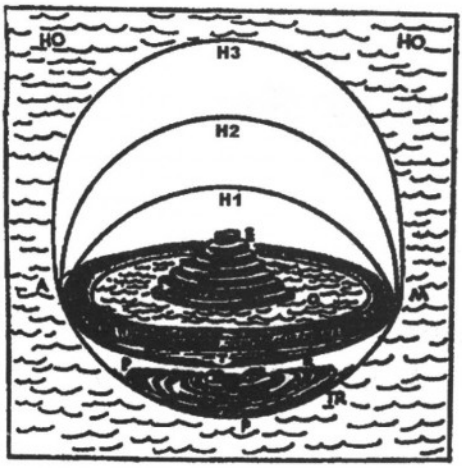


《圣经》旧约的宇宙体系



（引自日人·山本七平《圣经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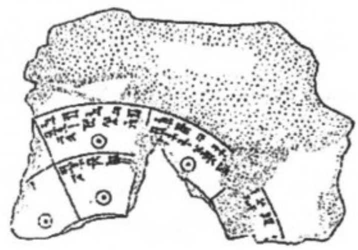
古巴比伦的宇宙体系



（复原图）

E：地；H_1、H_2、H_3：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HO：天海；O：地海；T：地海的底；M：朝（东）日升山；TR：阴界王国的七层城墙和宫殿（P）

古巴比伦的宇宙三垣图



Fragment eines kreisformigen astrolabs(Text K)

巴比伦出土距今 5000 年左右天文星图残片



复原的巴比伦天文星图

〔注〕　外围是月垣，苏美象形文字月字作。
　　　　中围是星垣，苏美象形文字星字作。
　　　　内围是日垣。
　　　　巴比伦历以春分为岁首。

(原件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出土于尼尼微 Nieeveh，原件收藏者是亚述·巴尼帕 Banipalis 王(669—630)。此件由泥版制成，上刻绘天体平面圆球型分野图，具有楔形文字。残缺不全。)

巴比伦三垣(图)解说

饶宗颐[①]

在楔形文字的原文中有几个字应加以说明:

man-za-za,第一句和第六、第八句都出现,英译是"Statim",我分别以躔次、晷度、畛域翻译之。

Satta,第三、五句两见,意思是年岁。

Kakkalu,楔形文亦作 m ú l mes,在第二、第四句都出现,英译为 Constellatin,义为星座。M ú l 字,苏美文正象星光之状。

"Kakkab ê 门 句, 非常要紧。B. £ .Van der Waerden 在他所著的 Anfange der Astronomie(天文学起源)特别有"Pie je drei Sterne"(三星座)一节,即引是篇"依十二月,为三星兮"句而加以说明考证。开辟史诗的第五版是巴比伦古天文学最重要的纪录。所谓"三星座"是把十二个月分属于 EA.Anu Enlil 三位巨神。3×12=36 星座,分为三个层次。三垣各有其主:

1. 月主(月躔)
2. 星主(北极太一主)
3. 日主(日躔)

这个星图所表示的十二月,在朝向三个同心圆轴和三个层次下形成的三十六个星座区域,上面的星座名称经过许多专家研究都已弄清楚了。这三个层次亦叫做三道(Three roads)有人译作三环、三垣。每道按月区分各为十二星座,大概是依照月的朔日朔日同日出的时间而每一个月配以一个星座。

①摘自《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中间一道是赤道带,代表阿努的星系。

外围一道是赤道以南,代表艾亚的星系。

内面一道是北极区的星群,代表恩立的星系。

这时尚未有黄道之名;黄道名称要在公元前四二四年以后才出现。

这幅星图原来保存的公元前约六百多年的巴尼帕王的图书馆,(相当于周惠王八年至周襄王二十二年,约略和齐桓公秦穆公同时。)但它的编成时间一般认为应该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至一千六百年,相当中国的殷代。这是巴比伦最古的天文学资料。我们从开辟史诗"司其畛域,恩立、艾亚"二句,可以看史诗所描写和星图上的区划,很是符合。使人推想星图和史诗可能是相等的年代。

上面的星图中一些星座是很不易观测的,所有星座,经过历来的研究,大抵都很清楚,有的还是行星。

Dil.bat=Venus 列阿努系的正月　金星

Sal-bat-a-n=mars 列艾亚系的九月　火星

Ua.Al.Tar=dmarduk=Jupiter 列阿努系的十二月　木星

他如

Iru=Pegasus 飞鸟座

Mul.mul=plei 昴星团

Siba-zi,an-na=a orionis 猎户座

Kak.Si.Li=Sirius 天狼星座

Ban=Canis minov 小犬星

Gir.Tab=Scorpions 天蝎座

En.Te.na mas. £ um=Centaurus 半人马座

在 Vander Waerden 的书中已有详细的若干附表加以说明,今略举一二,不殚复述。

值得讨论的还有 Nebiru 一字,在上述星表中,阿努系第十二月是大神马杜克,亦即是木星。马杜克是造分天地的伟大人物,他是太阳神,同时代表木星。所以我把 Nebiru 译成大岁。它位于北维的恩立与南维艾亚的中间,表现它在天体上的重要性。所以被尊为木星。巴比伦已有公元前一三一年至五九年的木星观测记录的泥板,对于木星有高度的认识。我国殷代甲骨文上亦有"大岁"的名称出现,作为祭祀的对象。临潼所出周武王时的利簋有"岁贞克"之语,岁指岁星,合以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战国时兵家对大岁当头种种迷信的解释,汉

人对岁星的重视亦有悠久的历史,《山海经》的名言“要之以太岁”,与巴比伦史诗的以大岁来正晷度,意义是相同的。

至于史诗称“於其脐中,以立天极”,在中国的东方的传说,便有“齐是天脐”的种种说法,印度亦言“由脐生出空界”(Qntariksa)。“脐”的观念,中印之间,也许有点关系,可能远源来自西亚,是很值得研究的。(参看拙著《选取堂集林》页三二四)

阿努、艾亚、恩立三位巨神,在远古苏美人的神话里是代表自然界三个不同的部分。

阿努 anu an.Anum:天神

恩立 Enlil Ellil:地神

艾亚 Ea(En κ i):水神

(参看 Ren é Dussaud:《巴比伦与亚述的宗教》法文本)

他们三位都是宇宙间的巨灵,所以天文学上星图亦采用他们的名字作为区划星体区域的标帜。

李约瑟说:“北京天坛和祈年殿至今还保存三层的圆台, 似乎有意象征艾亚、阿努、恩利的三环。”其实从汉代以来,中国的天官,主要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三垣是把天体分划为三个区域,这种观念似乎从中国本土的“三天”而来,楚帛书说:“奠三天,奚思,奠四亟(极)、曰非九”。

中国的天体区划是三垣二十八宿,巴比伦则是三环三十六宿。亚述人是把天体主要星座按十二个月来作得齐整地安排,对于星座的认识比远东的二十八宿增加许多,看来他们的天文学应该比我们发展得早而且精确。

公元前一千一百年亚述人采用巴比伦历十二个月的月名,一年的开始从春分算起(相当于现在的三月到四月)。一年十二个月,大小相间,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都三百五十四日,岁首既定在春分,故需要置闰。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置闰无一定规律,汉谟拉比(Hamu abi)的法律上有“闰六月”的明文,要到大流士一世(Darius 1521–483B.C.)才规定八年三闰,巴比伦人是以朔望月表示回归年的长度,即:

1 回归年 =12 × 1/3 朔望月

这在塞琉古王(Seleucid)公元前三一一年的《十二星座与日月运行表》可为证明。

〔何案中国天体亦有三垣:紫微垣(中宫)、天市垣(东宫)、太微垣(南宫)〕

巴比伦开辟史诗

1. 彼为巨神，置其躔次兮。

2. 列宿以陈，罗星象兮。

3. 历离其次，以成岁兮。

4. 依十二月，为三星座兮。

5. 因其天体，年日以叙。

6. 建之以太岁(Nebiru)，以正晷度。

7. 毋或违之，或倾侧之。

8. 司其畛域，恩立(En-Lil)艾亚(E·a)。

9. 天门以辟，区其两端。

10. 深扃为固，在其左右。

11. 于其脐中，以立天极(Zenith)。[①]

12. 生月之辉，宵以寄焉。

13. 命司夜之主，昼以分焉。……”

(饶宗颐译述)

①何按：中国亦有天极之说。《史记封禅书》：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集解》：临淄城南是天齐尔，百物并生，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脐也。

印度《吠陀经》的创世神话

创世之时，什么也没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只有那烟波浩淼、无边无际的水。混沌初开，水是最先创造出来的。而后，水生火。由于火的热力，水中冒出一个金黄色的蛋。这个蛋，在水里漂流了很久很久。最后，从中诞生了万物的始祖——大梵天。这位创造之神将蛋壳一分为二，上半部成了苍天，下半部变为大地。为使天地分开，梵天又在它们之间安排了空间。这位始祖在水中开辟了大陆，确定了东南西北的方面，奠定了年月日时的概念。宇宙就这么形成了。

(黄志坤《古印度神话》，1986，湘少儿版)

《管子》中的三十节气与十月历

陈久金

《管子集校·幼官篇》引陈澧云:"《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皆有与《月令》相似者,故《通典》云《月令》出于《管子》。"说明《幼官篇》的内容与《月令》相当。关于"幼官"的意义,据《管子集校》一多案,"幼"与"玄"同义,"官"疑为"宫"字之误。"幼官"即"玄宫"。《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何按:幼幽通,豳玄通。

东方本图: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则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间;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举时节,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南方本图: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尝;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终。三暑同事,七举时节。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

西方本图: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秏。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第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时节。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

北方本图: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则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六行时节,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

这 30 个节气的名称为:地气发、小卯、天气下、义气至、清明、始卯、中卯、下卯、小郢、绝气下、中郢、中绝、大暑至、中暑、小暑终、期风至、小卯、白露下、复理、始节、始卯、中卯、下卯、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寒至、大寒、大寒终。

文中是注明每 1 节气固定为 12 天的。30 个节气为 360 日,最后的 5 至 6 天为过年日,不计在内。将它与 24 个节气相比较便可看出,地气发与立春相当,期风至与

立秋相当。小暑终和大寒终刚好把1年分为两半。清明和白露下比24个节气的清明、白露都略早一些,大暑至和寒至与24个节气的夏至和冬至较为接近。

这30个节气的分法完全是另一种系统,是附属于十月太阳历的。由于十月历的1月为36天,便正好是3个节气,月份和节气是完全固定的,没有丝毫的错乱。给各个节气以符合气候变化特征和该季节人们生产活动内容的名称,这对于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是很有利的。

1年为30个节气的划分方法,并不是属于阴阳历的,而是中国上古十月太阳历的节气分法。从这个资料也可以看出我国先秦时代确实存在过十月太阳历。由于30个节气的起止分法与夏正同,也就证明与《夏小正》相合。因而,《夏小正》和《管子·幼官篇》所记的都是同一种历法。一个是记星象物候,一个是记节气,正好互为补充。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十月太阳历的黄道星象也有类似于四陆的划分方法,但完全是自己独特的一套系统,与汉族古代习惯的分法不一样。《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天文著作都称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或白虎)、北宫玄武(即灵龟或龟蛇)。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二十八宿中的房、心、尾等星宿称为龙,把柳、星、张、翼等宿称为鸟,把觜、参、伐等宿称为虎,又把斗、虚等宿称之为龟。

但是,属于十月太阳历系统的《管子·幼官篇》的说法却与以上分法大不相同,而是称之为五方星,这就是:中方黄后倮兽,东方青后羽兽,南方赤后毛兽,西方白后介虫,北方黑后鳞兽。五行五色之说虽然相同,但实际星象却都差了一个方位。前者的四方星分法是以冬至日出前的时刻确定的,而后者则是以地气发(即立春)之日的傍晚时刻来划定的。在这一天的傍晚,正好是鸟星在东方,虎星在南方,龟星在西方,龙星在北方。冬至是中国古代阴阳历的常用历元,而地气发则正好是十月历的历元。

殷商以夏至为岁首①

常玉芝

1

殷历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其各季所包含的殷历月与夏历月的对应关系约如下表:

	春 (坤)						秋 (乾)					
殷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夏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西历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告秋"的月份有"四月"、"七月"、"二月",殷历的四月,即夏历的八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殷历的七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已是仲冬季节,而(56)辞于殷历的二月即夏历的六月就早早行"告秋"之祭,是卜问于殷历一月即夏历五月播种的晚熟庄稼(见本章第三节)有好收成的。

祭上甲的前一旬,都记录要举行贡献典册于神前的祭祀。奉册曰典。因此推测《粹》113 版刻辞很可能就是典册或典册的抄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有事实根本的。奉册曰典。

商代晚期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有三十六旬的时间(即 360 日)已足够矣。

三十六旬型周期和三十七旬型周期在一大段时间内举行的次数是相近的,并且基本上是交替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设置三十七旬型周期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三十六旬

①本文撮述常玉芝先生《殷商历法研究》。

型周期(360 日)与太阳年日数(365 日)之间的差距的。一个三十六旬型周期加一个三十七旬型周期是 360 日加 370 日,平元旦是 365 日,正接近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

2

由商代晚期周祭的祭祀周期得知殷历的“年”是太阳年,殷历年的长度即岁实在 360 日至 370 日之间。殷历月是太阴月,又有闰月的安排。

	水							旱					
殷历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卜雨	27	51	39	45	39	24	23	14	13	24	18	15	12
夏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西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此表表明殷商时期每月都有卜雨。安阳殷墟位于北纬 36 度附近,属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殷商时期安阳正月(夏历)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3 度——5 度,年平均温度大约高于现在 2 度,殷商时期安阳地区冬季的降雨量肯定也是比较少的。

上表表明殷代卜雨最多的月份是在殷历的前五个月,这一点提示我们,殷历的岁首即一月绝不是在冬季,而应是在夏季。因此,殷历的岁末十一月不会是在冬季。殷历的岁道应是在夏季而不会是在冬季。

3

殷谓月建就是《史记·历书·集解》所说的“随斗所指建十二月”。春秋以前人们就发现不同季节的黄昏时,北斗七星的斗柄的指向是不同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使斗柄指示的方向与月份更密切配合,人们将地面分成十二个方位,分别以十二地支表示:正北为子,东北为丑、寅,正东为卯等等。夏正十一月黄昏时斗柄指北方子,十二月、正月指东北方丑、寅,二月指东方卯……十月指西北方亥,下一个十一月又回到北方子,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中经常提到的‘十一月建

子、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等十二月建。"殷商时期尚无月建,但为了明确殷正所指,我们借用月建说。

《左传·襄公九年》曰:"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心",指心宿二(Antares),即天蝎座 a,因色红似火,又名"大火"。商人是否从先公相土之时就已用大火纪时了,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殷商时期确实是以大火纪时的,这在卜辞中有确鉴的证据:

(33)己巳卜,争[贞];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其雨。(乙)

火,今一[月]不其雨。(甲)

——《合集》12488 甲乙

这是殷地腹甲上的典型宾组卜辞。三条辞在"今一月"之前都有"火"字,很明显,此"火"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地名,更不是燃烧之火。"火"加在时间词"今一月"之前无疑是注释"今一月"的,说明这个一月是指的火历的一月;由后文的分析可知,此辞可解释成:大火已见,现在是一月。即该辞的"火"指的是大火星,即心宿二。因此,该版卜辞证明殷人施行的是以大火纪时的历法制度。与《左传》所说的"商主大火"正相符合。商人以观察大火星的运行来制定历法,说明商代历法尚处在观象授时的星象历的发展阶段。

4

"大火"是颗明亮的一等星。观察它的运行可以定季节,如《左传·昭公三年》曰:"火中,寒暑乃退",西晋杜预注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诗·国风·豳》《正义》引东汉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为寒暑之候事也。"这些话是说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中天时是季夏之时(即夏历六月),这时暑退;当大火星于清辰出现在南中天时是季冬之月(即夏历十二月),这时寒退。说明古人通过观察大火星的运行可以定季节。

不过,东汉、西晋注疏家们所说的大火昏旦南中的时间是反映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天象,殷商时期与之有异。殷商武王时期大火昏出的时间约在"清明"前后,即"春分"后半个月,这时北斗星的斗柄指卯、辰方向,是建卯、建辰之月,即仲春、季春之月,也即夏历二月和三月;而大火错中的时间约在"芒种"至"夏至"的时候,这时斗柄

指巳、午方向，是建巳、建午之月，即孟夏、仲夏之月，也即夏历的四月和五月。帝乙、帝辛时期大火昏出、昏中的时间就更靠后一点。

殷商武王时初昏大火在正南方的时间在仲夏之月，与《尚书·尧典》记录的“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的时间是一致的。

殷历的“火今一月”即一月见到的大火，就是夏历五月初昏在南中天见到的大火。殷历的一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夏历五月斗柄指向午的方向，即殷历的岁首是在建午之月，也即殷正建午。

5

殷历的一月是收获麦子之月。殷人以大火昏中为岁首一月，此月既是种黍之月，又是收割麦子之月。殷子以收获新麦作为一年的开始，与“年”字的本义是收获也正相合。总之，“月一正曰食麦”的刻辞也证明殷历一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即殷正建午。

殷商历法问题早在西汉时间就已令学者们迷惑不解。

殷人的天文学知识还比较有限。他们已认识大火星（即心宿二、天蝎座 a），并以大火星昏见南中为岁首；他们还不能准确地测得冬至和夏至，卜辞中还没有日至的记录；还没有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他们还不了解月食（当然也包括日食）发生的原因。

殷人行用于干支纪日法。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纪日；还单独用天干或地支纪日；又用王、妣的日干名纪日；到晚期还用干支加周祭祭祀纪日。

殷人的一个干支表示一个完整的白昼，也表示一个完整的黑夜；同时还表示一个完整的白昼加上一个完整的黑夜。

殷人的历月已有大小之分，大月有三十日的，也有三十一日（以上）的；小月有二十九日的，也有少于二十九日的，甚至还有二十五日的；殷历月有大小月相间安排的，也有连大月和连小月的现象。这些说明殷历月是以观察月象为准的太阴月。

殷人的历法已有闰月的安排。他们始终是年终置闰法与年中置闰法同时并用的，早期可能行年终置闰较多，晚期可能行年中置闰较多。殷人还不懂得置闰的规律，还没有掌握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还有失闰、多闰的现象。他们的置闰还是随时依靠观察天象或物候来决定的，发现不合，就随时在年终或年中安置闰月予以调整。由殷历中有闰月，可以得知殷人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

6

卜辞中有“生月”、“木月”、“林月”的称呼。

殷人的纪年法是:早期用“年”、“岁”纪年,并以用“岁”为常见,这种纪年法来源于农业生产。晚期则多用“祀”(或“巳”、“司”)纪年,这种纪年法来源于祭祀。

殷人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即农作物的播种、生辰时期;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即农作物的收获时期和农闲时期。

殷人的“年”是太阳年。殷历年的长度在三百六十日至三百七十日之间,殷人还不能准备地测得一个太阳年的真值。

但由于殷人尚处在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还没有掌握置闰的规律,时有失闰或多闰的现象,因此他们的岁首一月有时会前后摆动,或是建巳,或是建未。殷人以观察大火星的昏见南中来定岁首,说明他们的历法是星象历。

总之,由以上殷商历法的具体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殷历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它还不是由推步方法得出的制定历,而是随时依据天象观测的星象历。殷商时期还处在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因此,殷历还不是精确的历法。

西南客族以夏至(星回)为新年

游国恩

火把节即星回节。

火把节本东南一带上俗大节,其起源甚早。

滇中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夏至日)为火把节。

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苗,以火色占农。”元阳,明嘉靖中太和县人,已有火把节之记载,则其俗由来之久可知。而杨慎《滇南月节词》六月一首有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水云犯里无烦暑。”又云:“松炬荧荧农作午,星回令节传今古。”(见《升庵全集》卷三十九,胡本《野史》录之,绩《云南通志·杂志》引此诗不全。)

星回之节,屡见于诗。如《星回节》云:“忽见庭花折刺桐,故图珍树几然红。年年六月星回节,长在天涯客路中。”“凉风却暑换秋清,滇国星回旧有名。”(同上)又《刺桐花行》有云:“星回节后流萤院,乞巧楼前为鹊筵。”(同上卷三十九)

考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本西南客族一大节日,初不关于历史之任何传说也。《清朝职贡图》云:“苦葱,羌之别种。其在三猛者,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岁。至期,烹羊祀先,醉饱歌舞”(说又见《续云南通志》卷百六十《南志》及曹树翘《滇南杂志》引),《续云南通志·南志》引《临安府志》云:“俗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至期,搭棚以敬天祭祖。”

陆次云《峒志》云:“人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许瓒曾《东还纪程》更明记其事云:“云南马龙州六月二十四日为年节。是晚,妇女俱妆,然炬照屋,谓之‘照岁’,如同白日。”大家小户俱盛陈酒,合家欢乐,乐为“过年”。许实《禄欢县志》卷三《风土志》且详说其事云:“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集也。儿童执火把,悄

松枝,杂煤祍而撷之,见尊者叩首,举燎逼裾,松煤燎之,火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肉,饮酒,歌舞杂査,以趁盛节。”

许印芳《五塘杂俎》卷二《星回节者》谓“节之日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然树,人室遍照幽稳,口中喃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许多《禄劝县志》谓“于野树松燎,高丈余,燃之,以照田祈年,视其明暗,卜其异歉。”许氏《星田节考》亦云:“倒树当门卧,男妇撩方跨火过,群相贺曰:星除矣!秽气解矣!”

星回节者,乃南诏岁终之节日,骠信(按国王也)诗有句云:“不觉岁云暮,感激星回节。”

殷历建未说

郑慧生

《汉书·天文志》有曰“星岁终,阴阳已交,劳农享以送故”。

《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证之以卜辞,的确,商人曰祀。他们也说“年”,如武西卜辞:“自今十年有五,五岂。”

《说文》说:“年,谷熟也。”卜辞“有年”、“受年”的“年”字,都是“谷熟收获”的意思。

“年”的意思是收获,这在先秦文献中仍是如此。《诗·小雅·无羊》:“实维丰年”;《诗·周颂·桓》:“娄丰年”;《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春秋·桓三年》:“有年”,《谷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春秋·宣十六年》:“大有年”,《谷梁传》:“五谷大熟皆熟大有年”。直到今天,我们把农业的丰歉说成是年成的好坏,也是有收获这个意思。

商代的正月,正是和收获连在一起的。商代中期习契刻辞说:

月一正曰食麦(《后》2.1.5)

月一正就是正月。这句话告诉我们,商代的正月,就在吃到麦子之后。“公元前4221年埃及曾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天文历！这个天文历以天狼星的升起为标准(它的元月一日 = 公历七月十九日)。”

商人的正月,在吃到麦子之时,那就是新麦收获之后。大抵夏历五月麦熟,吃到新麦,也就到了六月。这时,初昏时斗柄指向未的定位(西南方向偏南)应该叫做“殷正建未。”

《左传·襄公九年》说:“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瘀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心即心宿,在这里指的是心宿二(scorpioa),也叫做火、大火、商星。陶唐氏以火纪时,商人承袭了这个制度,也以大火星的出现来纪时。《尔雅·释天》说:“大火谓之大辰。”

商人以大火星纪时做为一年的正月,所以武丁卜辞《乙》4100说:“火今一月其

雨。""火今一月",就是说大火星的一月。

《书·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毛诗正义》引服虔的话说:"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为火寒暑之候事也。"在今天看来,大火星出现于南方中天,要在夏历七月了。从《尧典》的仲夏到《毛诗》的季夏以至今天的夏历七月,时序推迟,是因为每三千年春分点西移三十度,于是就晚一个月的缘故。

商人以大火星纪时,《毛诗》时代大火星出现于南方中天在夏历六月,商代距《毛诗》时代为近;因此说,商代一年时序的开始应在夏历六月,即建未之月。文献资料是与文字的推测、卜辞的推断吻合着的。

商人记"今春"在九月,相当于夏历二月,正是仲春季节。

殷历九月即仲春。《周官·夏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乙辛卜辞《田》51说:"其旅……在九月。"郭沫若说:旅"当即《诗》'振旅阗阗'(《小雅·采芑》)之振旅。"

殷历的一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殷历的改岁,在小麦收获之后。

由此可以看出,商代人是把小麦的获得,当成新的一年的开始。新年岁首,这是古代人民欢乐的节日;古代人民欢乐的节日,伴随着生产斗争胜利的到来。

逸周书·周月

惟五月既南动静，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萌荡，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

凡四时成岁，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从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

是谓周月，以纪于政。

周正岁首，纪于十月。夏正分四时，每时分三月，岁有廿四气。夏数得天，商汤改之，周再改之。夏、商、周三历并存，故称“三统”。至于教授民时以兴农事，则用夏历。

逸周书·时训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气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

惊蛰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

雨水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桃始不华，是谓阳否；仓庚不鸣，臣不从主；鹰不化鸠，寇戎数起。

䆶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专用，又五日始电。玄鸟不至，妇人不娠；雷不发生，诸侯失民；不始电，君无威震。

谷雨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国多贪残；虹不见，妇人苞乱。

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鸣鸠拂其羽，又五日戴胜降于桑。萍不生，阴气愤盈；鸣鸠不拂其羽，国不治兵；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

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蝼蝈不鸣，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夺后命；王瓜不生，困于百姓。

小满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贤人潜伏；靡草不死，国纵盗贼；小暑不至，是谓阴慝。

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鸣，又五日反舌无声。螳螂不生，是谓阴息；鵙不始鸣，令姦壅偪；反舌有声，佞人在侧。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鸣，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鸣，贵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厉疾。

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鹰乃学习。温风不生，国无宽教；蟋蟀不辟，恒急之暴；鹰不学习，不备戎盗。

大暑之日腐草为蠲，又五日上润溽暑，又五日大雨时行。腐草不为蠲，谷实鲜落；土润不溽暑，物不应罚；大雨不时行，国无恩泽。

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白露不降，民多咳病；寒蝉不明，人皆力争。

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又五日天地始肃，又五日禾乃登。鹰不祭鸟，师旅无功；天地不肃，君臣乃□；农不登谷，暖气为凶。

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鸿雁不来，远人背畔；玄鸟不归，室家离散；群鸟不养羞，下臣骄慢。

秋分之日雷始收声，又五日蛰虫境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声，诸侯淫汰；蛰虫不培户，民靡有赖；水不始涸，甲虫为害。

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五日爵人大水为蛤，又五日菊有黄华。鸿雁不来，小民不服；爵不人大水，失时之极；菊无黄华，土不稼穑。

霜降之日豺乃祭兽，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蛰虫咸俯。豺不祭兽，爪牙不良；草木不黄落，是为愆阳；蛰虫不咸俯，民多流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入大水为蜃。水不冰，是为阴负；地不始冻，咎徵之咎；雉不人大水，国多淫妇。

小雪之日虹藏不见，又五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又五日闭塞而成冬。虹不藏妇不专一；天气不上腾，地气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闭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大雪之日鶡旦犹鸣，国有讹言；虎不始交，将帅不和；荔挺不生，卿士专权。

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动。蚯蚓不结，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动，阴不承阳。

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句。雁不北向，民不怀主；鹊不始巢，国不宁；雉不始句，国大水。

大寒之日鸡始乳，又五日鸷鸟厉疾，又五日水泽腹坚。鸡不始乳，淫女乱男；鸷鸟不厉，国不除奸；水泽不腹坚，言乃不从。

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 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麑，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

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图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

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 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佼。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

木堇荣。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 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咳，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裸，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祠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齐。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也，农

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天子乃难，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

私。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

彘,其器闳以奄。饬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螾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子神只。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之享。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之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吕氏春秋(四时鉴)

孟春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以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纪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

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纪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曲(篆)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於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孟夏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蓄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人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後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纪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鸡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养壮狡。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锺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无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其群，则絷腾驹，班马正。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纪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萤。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乃命虞人入材苇。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黄黑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以摇荡於气。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

孟秋纪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魂斗中，旦毕忠。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纪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祝宰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季秋纪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仓，祗敬必饬。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於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孟冬纪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无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戒门闾,修楗闭,慎关籥,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纪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鹖鴠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是月也,命阉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蘖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

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

季冬纪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复，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专於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邻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

宇宙起源



ISBN 978-7-80232-055-0

9 787802 320550 >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
丛书名=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作者=何新著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形态项= 144 ; 26cm
页数=144
原书定价= 680.00（全套）
读秀号=000006157985
SS号=11826412
ISBN= 7-80232-055-0 / K877.94;P194.3
分类号=1110050805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何新著.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时事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包括两部分内容：楚帛书《创世纪》之译解和古历法研究。本书对楚帛书《创世纪》中的“宇宙之创造”、“太一生水”等做了详细的翻译，并对《夏小正》、《七月》、《月令》等古历法做了考释。